清儒學案

世章

口 12
3276
3

B
8270
3

門 口 12
號 3276
卷 3

清儒學案卷三

天津徐世昌

桴亭學案上

桴亭專宗程朱體道之純衛道之正等於三魚楊園而持論較平學期於經世與亭林相近博綜雖不及而體認深細或過之於明儒得失窮源究委平心剖晰以息門戶之爭卓爲清初大儒述桴亭學案

陸先生世儀

陸世儀字道威號剛齋又號桴亭太倉人明諸生復社方盛招之勿往與同里陳確庵盛寒溪江藥園諸人相勵以道義爲體用之學初行袁了凡功過格繼以爲未當作格致編以敬天爲入德之門又讀薛文清語錄云敬天當自敬心始歎爲先得我

心創立考德課業二格日以所爲之事所讀之書紀於錄自考驗其進退抱康濟之志於古今政治因革兵農禮樂及鄉國利病靡不觀其通見天下大亂尤急兵事戰守形勢陣法皆所究心兼肄技擊嘗上書南都不能用有招之出者不赴南都亡乃避世終隱築桴亭居其中罕接賓客與同志講學遠近歸之既而應學者之請講於東林又再講於毗陵當事者累欲薦之力辭不出其學恪守程朱以居敬窮理爲歸身體力行嘗謂學者曰世有大儒決不別立宗旨譬之大醫國手無科不精無方不備無藥不用豈有執一海上方而沾沾語人曰舍此更無科無方無藥也近之談宗旨者皆海上方也平生心得備見於思辨錄一書始於二十七歲時讀書有得隨錄以大學八條目爲則天文地理河渠兵法封建井田學校無不論列積成鉅帙晚年同學編爲輯要分十四類前集曰小學曰大學曰立志曰居敬曰格致曰誠正曰修齊曰治平後集曰天道曰人道曰諸儒曰異學曰經子曰史籍其他著述當時刊行者性善圖說一卷庚子東林講義一卷論學酬答四卷宗祭禮四卷制科議治鄉三約桑梓五防支更說古文各一卷月道疏一卷附九道圖分野說附雲漢升沈山河兩戒二圖未刊者易說初編四卷春秋討論二卷四書講義四卷性理纂要四卷道統上下論一卷虛齋格致傳補註一卷治通一卷甲申臆議一卷八陣發明六卷城守輯略常平權法婁江議二十法婁江圖說淘河建閘決排諸議漕兌議續漕兌議各一卷浮糧考漕賦說漕議八款共一卷喪中雜錄講學全規講學紀事節韻幼儀各一卷續論學酬答四卷剛齋日記五卷詩文稿各十卷或存或佚後同里葉裕仁

編刊文鈔六卷唐受祺纂刊遺書二十一種先生自明亡無心
用世託諸論述皆有功於世道人心尤關懷鄉邦利弊救荒治
水長吏咨而後行知州白登明循吏也潛劉河爲百年之利巡
撫馬祜濬吳淞婁江皆用其規畫康熙十一年卒門人私謚文
潛先生同治十三年從祀文廟參史傳年譜行實文鈔思辨錄

思辨錄輯要

小學之書文公所集備矣然予以爲古人之意小學之設是教
人由之大學之教乃使人知之今文公所集多窮理之事則近
於大學又所集之語多出四書五經讀者以爲重複且類引多
古禮不諧今俗開卷多難字不便童子此小學之所以多廢也
愚意竊欲仿明道之意採擇禮經中之曲禮幼儀參以近禮斟
酌古今擇其可通行者編成一書或三字或五字節爲韻語務

令易曉名曰節韻幼儀俾之即讀即教知行並進似於造就人
材之法更爲容易

陽明先生社學法最好欲教重子歌詩習禮以發其志意肅其
威儀蓋恐蒙師惟督句讀則學者苦於簡束而無鼓舞入道之
樂也然歌詩則近於鼓舞習禮則便有簡束之意在古人十三
學樂誦詩二十而冠始學禮蓋人當少年時雖有童心然父兄
在前終有畏憚故法不妨與之以寬寬者所以誘其入道也年
力既壯則智計漸生矣此時而純用誘掖則將有放蕩不制之
患故法又當與之以嚴嚴者所以禁其或放也二者因其年力
各有妙用故古時成就人多今之社學止以句讀簡束童子因
失鼓舞之意矣若誤認陽明之意純用鼓舞又豈古人之意乎
立教者當知所以善其施矣

古者八歲入小學周官保氏掌養國子教之六書漢興蕭何草律令太史試學童能諷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爲史又以六體試之課最者以爲尚書御史史書令史六體者古文奇字篆書隸書繆篆蟲書皆所以通知古今文字摹印章書幡信也則知古人皆以字學爲小學故人皆識字今崇尚制科人務捷得至貴爲公卿而目不識古文奇字且并音畫亦多訛謬者少此一段工夫耳以上小學類

學而開章第一便說一學字在上古說這一箇字不難在今日便須要認清這一箇字蓋三代以上一道同風學出於一三代以下百家爭鳴學散爲百自孔氏沒而或爲楊或爲墨或爲申韓或爲黃老馴至後世而爲詞章爲訓詁爲功名爲禪玄種種不一而學之一字敗壞分歧極矣且不特異學一途有以壞正學即正學一途又有無限分爭樹幟陽順陰違爲正學之蠹者學之一字至今日而遂不可復問舉世讀聖賢書不知聖賢之學爲何物矣吾黨既讀聖賢書欲知聖賢之爲人豈可不先認清這一箇字

天下無講學之人此世道之衰天下皆講學之人亦世道之衰也三代之世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各務躬行各敦實行庠序之中誦詩書習禮樂而已未嘗以口舌相角勝也嘉隆之間書院偏天下以多爲貴呼朋引類動輒千人附影逐聲廢時失事甚至有借以行其私者此所謂處士橫議也天下何賴焉

今人未嘗學道便先要立一箇腔拍凡一言一動一巾一服必先求異於人惟恐人不知爲學道此皆是名心名心德之賊也道學畏人知固不可必求人知亦不可畏人知者必至半途而

廢必求人知者必至索隱行怪天地間只有此箇道理人人在
內人人要做本無可分別自宋以來橫爲蔡京章惇韓侂胄輩
分出箇門戶目爲道學甚至讀史者亦因而月立道學傳不知
自居何等日用不知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學者要淡得功名須是力學待學得有些滋味自然功名心漸
漸淡卻不然無所事事而欲淡其功名不惟不能亦且未是
有言天下方亂恐無暇爲學者予曰天下自亂吾心自治人當
喪亂之餘自謂無意於世或悲憤無聊無所事事或佯在放誕
適意詩酒俱非中行之道也世界自是太平只賢者無所事事
詩酒自適便做就今日許多喪亂是皆不學問之害賢者處此
正當刻意自勵窮極學問或切磋朋友或勸勉後學或教誨子
弟使之人人知道理人人知政治一旦天心若回撥亂反正皆
出諸胸中素學此是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若賢者人人自
廢學問種子斷絕將來喪亂如何底止

古者六藝學者皆當學之今其法不傳吾輩苟欲用心不必泥
古須相今時宜及參古遺法酌而行之且今人所當學者正不
止六藝如天文地理河渠兵法之類皆切於用世不可不講俗
儒不知內聖外王之學徒高談性命無補於世此當世所以來
迂拙之誚也

數爲六藝之一似緩而實急凡天文律厤水利兵法農田之類
皆須用算學者不知算雖知算而不精未可云用世也宋崇甯
中曾立算學假疑設數爲算問是亦一法然至於月設庫序以
黃帝爲先師則贅而近於戲矣以上大學類

只提一敬字便覺此身舉止動作如在明鏡中

主敬須從畏處做到樂處畏者禮之實也樂者樂之情也立於禮成於樂不過始終教人成一敬字

能讀西銘方識得敬天分量能踐西銘方盡得敬天分量人能有所畏便是敬天根腳小人只是不畏天命不畏天命便無忌憚便終身無入道之望

讀四書五經古人無時無事不言天孔子言知我其天天生德於予獲罪於天孟子言知天事天順天者存逆天者亡春秋言天命天討禮稱天則至於易詩書三經則言天甚多又有不可枚舉者皆說得鄭重嚴密使人有震動恪恭之意故古人之學不期敬而自敬今人多不識天字只說敬字學者許多昏憒偷惰之心如何得震醒

古人以居敬爲力行窮理爲致知畢竟敬字賅得行字行字當不得敬字須把居敬作主下面卻致知力行一齊並進方有頭緒文公本傳云文公之學大抵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而以居敬爲本此方是千聖千賢入門正法

吾十有五而志於學是孔子入門工夫博文約禮是顏子入門工夫戒懼慎獨是子思入門工夫集義是孟子入門工夫他如周子之主靜張子之萬物一體程朱之居敬窮理胡安定之經義治事陸象山之立志辨義利有明薛文清胡餘千之主敬湛甘泉之隨處體認天理陳白沙之自然養氣王陽明之致良知皆所謂入門工夫皆可以至於道學者不向自心證取而輒欲問之他人豈所謂實下工夫乎

或謂居敬窮理四字是吾子宗旨否予曰儀亦不敢以此四字爲宗旨但做來做去覺得此四字爲貫串周币有根腳有進步

千聖千賢道理總不出此然亦是下手做工夫得力後始覺得非著意以此四字爲入門也入門之法只眞心學聖賢耳以上居敬類

有一事一物之格致有徹首徹尾之格致卽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此一事一物之格致也用力之久而一旦豁通焉此徹首徹尾之格致也一事一物之格致卽隨事精察工夫徹首徹尾之格致也一事一物之格致卽一貫工夫羅整庵曰格物之訓如程子九條往往互相發明其言如千蹊萬徑皆可適國但得一道而入則可以推類而通且如論語川上之歎中庸鳶飛魚躍之旨孟子犬牛之性之辨莫非物也於此精思而有得則凡備於我者皆可得而盡通其言雖是然愚以爲格物之法必由近及遠由麤及精由身心以及家國天下

由日用飲食以至天地萬物漸造漸進乃至豁然夫然後天人物我內外本末幽明死生鬼神晝夜皆可一以貫之而無疑不然未能切身理會而遽欲求之鳶魚犬牛之際吾恐學者不入學究一途卻又入禪宗看話頭參竹箆子一路

許舜光問格致之說朱注似屬支離不若陽明直截曰朱注說格物只是窮理二字陽明說格物便多端今傳習錄所載有以格其非心爲說者有仍朱子之舊者至於致知則增一良字以爲一貫之道盡在是矣緣陽明把致知二字竟作明明德三字看不知明明德工夫合格致誠正修俱在裏面致知只是明德一端如何可混且說箇致良知雖是直截終不賅括不如窮理穩當問何爲曰天下事有可以不慮而知者心性道德是也有必待學而知者名物度數是也假如只天文一事亦儒者所當

知然星辰次舍七政運行必觀書考圖然後明白純靠良知致
得去否故窮理二字賅得致良知致良知三字賅不得窮理
純男問張華博物一種學問亦可稱格物否曰格物是格其理
博物是識其物內外之別截然不同若夫觀河圖而畫卦觀洛
書而演疇則直於一物之中識天地之全理斯眞格物之極功
矣非聖人孰能與於斯
武箴問象山不取伊川格物之說以爲隨事討論則精神易敝
不若但求之心心明則無不照如何曰隨事討論亦是心去討
論至曰心明則無不照所照者何物亦卽隨事精察也先儒論
道雖各持一論要之實相通貫其彼此交譏者未免有勝心也
問程子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之說如何曰草木陰陽五行之所
生陰陽五行不可見而草木則可見故察其色嘗其味究其開

落死生之所由則草木之理皆可得本草所載月令所記皆聖
人窮理之一端也要之此皆聖人心體潔淨知識通明觸處洞
然故能如此今人爲情欲聲利所汨沒心體窒塞卽萬物當前
往往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何能格物
亦史問温公扞禦外物之說朱子非之以爲外物而可禦則是
絕父子而後可知孝慈離君臣而後可知仁敬又曰閉口梱腹
然後可得飲食之正絕滅種類然後可全夫婦之別是否曰温
公扞禦外物之說固非文公駁之亦過温公之意不過謂扞禦
物欲物欲既去則知見自能通明耳此言於學者亦有益但格
物二字是大學入門最初工夫古者十五入大學十五之時尙
屬幼小於物欲未必深染且知識尙未開不教之以如何爲理
如何爲欲安知所謂物欲者而去之況物欲既去則直可謂之

修身矣如何纔能致知故扞禦之訓與耽染物欲之人言未必不爲無補而實非大學格物之正訓故不可據以爲說耳若遽如文公之言則温公不惟得罪聖門且毫無義理矣其言得無太過

問王心齋語錄以格物爲格眼之格如何曰凡人論理切不可好奇一好奇則入於異端矣

翼微問知是天良如何卻用人力去致曰知者天資致者學問天資先天之事學問後天之事總之皆天也致以天不致以人看一致字便有尋向上去的意思所謂上達也上達便是天道

東堂問人性皆善則知亦皆善此何用致曰人性皆善其不善者氣稟物欲也人知皆善其不善者亦氣稟物欲也致則矯其氣稟之偏去其物欲之蔽

王新建於致知之中增一良字極有功於後學蓋恐人以世俗乖巧爲知也然亦是要單提此語作話頭故耳若連上文誠意讀下豈有不良者乎

問禪家最喜言悟理學家多不喜言悟間有喜言悟者如宋時陸象山楊慈湖我明陳白沙王陽明儒者又詆爲禪學畢竟悟字境界是有是無曰悟字境界安可謂無凡體驗有得處皆是悟只是古人不喚作悟喚作物格知至古人把此箇境界看得平常禪家卻於此換箇悟字悟者如醉方醒如夢方覺字義儘是警策但儒者悟後只是平常禪家便把悟作希奇道路又儒之所悟者實禪之所悟者虛所以悟者不同其實悟之境界則未嘗無也象山諸公學術近禪只爲矜這一箇悟字

悟處皆出於思不思無由得悟思處皆緣於學不學則無可思

學者所以求悟也悟者思而得通也故孔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孟子亦曰心之官則思古來聖賢未有不重思者思只是窮理二字

問朱子有言讀書須是徧布周滿四字請下注脚曰徧布周滿只是無滲漏曰如何便無滲漏曰學問思辨行步步著力便無滲漏

謝上蔡見明道舉史書成誦明道以爲玩物喪志及明道看史又逐行看過不差一字謝甚不服後來有悟卻將此事作話頭接引博學之士愚謂上蔡不服固非卽以此作話頭接引博學之士亦非也凡人讀書皆不可有忽易之心亦不可徒存記誦之念有忽易之心則掩卷茫然事理俱無所得有記誦之念則隨人可否事雖察而理或遺故上蔡記誦而明道以爲玩物喪志者懼其詳於事而略於理也明道看史卻又逐行看過不差一字者求詳其事以深察其理也凡讀書之人皆當以此爲法奈何獨以接引博學之士哉

自漢唐以來皆以五經爲聖人所定尊經之士率取五經而表章之或添注疏或增論解無慮數千百家五經以外則以爲非聖人所定而忽之其有擬經續經者咸共非笑之詆排之以爲得罪聖人莫此爲甚此世儒尊經之過而未知經之所以爲經也惟易具天人之理完全全無少欠缺爲不可擬亦不必擬其若書與春秋卽後世之史也春秋專記事實書則兼載文章亦卽後世古文之類詩卽後世之詩也禮則紀三代之典禮後世帝王代起有一代之制作禮未嘗無也故愚以爲五經之中惟易在所不必續其餘詩書禮春秋皆在所必續今

惟綱目一書爲繼春秋而作其餘三經則皆無敢繼者一則怵於王通擬經之說一則泥於邵子删後無詩之言也世儒之言曰後世之詩文豈能如三代之詩文後世之禮豈能如三代之禮此言誠然然卽三代之典禮文章亦豈言言可爲法則者如書之呂刑文侯之命詩之鄭衞諸篇禮則三代互有得失此世運升降使然三代自不如唐虞漢唐宋自不如三代聖人删定筆削亦但取其文字之有關繫者存之以待後世讀者自辨其得失耳豈以爲此五書者自經吾删定筆削而外遂無一言一字可復繼五書而起乎王通續經之謬在續之而不得其正傳非經不當續也余不自揣有詩鑑書鑑二集書鑑取古今文字之有關於興衰治亂者詩鑑取古今詩歌之有合於興觀羣怨者後各爲論以繫附於孔氏詩書之義雖識見淺陋意義庸鄙所不免於君子之譏然其心其志則固願爲聖人之徒而無可畢也未識後世其諒我否

禮者天理之節文故有一代則有一代之制作皆有意義不必是古非今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則知生百代之後者其禮必將損益百代乃秦漢以來其制作禮樂者多非明理之儒則又多是古非今動輒有碍其原多由於誤認非天子不議禮之語蓋中庸所謂不議禮者謂不敢輕議而改時王之制也若私居議論考訂折衷此正儒者之事亦何畢之有焉孔子答爲邦之問是一證也朱子儀禮經傳集解亦是此意而此書成於門人未及折衷亦且多泥古禮而不能揆之於今使後世無所遵守愚意欲一依朱子集解所分之目如家禮國禮王朝禮之類自三代以至近代一

一類載其禮而後以已意爲文以折衷之名曰典禮折衷庶幾
議禮之家有所攷據
致知工夫莫備於六書蓋天地間一物必有一字而聖賢制字
一字必具一理能卽字以窮理則格物之道存焉矣許氏說文
雖略存古人之意而理有未備吾友王子石隱作六書正論每
字必據理精思直窮原本其精確處竟可作爾雅讀爲格致之
學者不可不知也
地理書宜詳險要一統志所載多泛記山川人物名勝而於險
要獨略或亦朝廷祕愼之意然學者必不可不知也予嘗讀二
十一史戰爭之事其有關於險要者分省分郡各以類注頗有
關學問以未得其暇屬虞九長源聖傳而兩兄未暇聖傳竟續
成大有裨益

水利農田是一事兩書可互相發明能知水利則農田思過半
矣
兵法儒者不可不習此雖毒天下之事而實仁天下之事儒者
不習而顧使强武之人習之得以肆行其不義此天下之所以
常亂而不治也
問孔子教人先以博文約禮朱子亦使人先博而後求之約故
程子爲學泛濫於釋老者數年然後反而求之今吾輩爲學如
釋老之類亦當博涉否曰若論泛濫釋老豈特程子卽朱子未
見李延平亦嘗學禪只是各人力量不同有與之出入泛濫而
不爲之惑者大程子是也有學焉而後知其非者朱子與羅整
庵是也有始而學焉而棄焉而終未免稍涉其餘習者陽明是
也吾輩欲爲大儒欲任斯道之責二氏之書豈得閉而不窺然

須各人自審力量何如若力量不足不如且守先儒淫聲美色之訓蓋先儒決不作欺人語決不誤人不可厭常喜新貪多務博遂至墮坑落塹也

或有謂予不當著書者予曰君子之所以不得不與俗同者衣冠禁令也君子之所以不得不與俗異者讀書著述也衣冠禁令而必欲爲苟異則無以容身讀書著述而必欲爲苟同則無以立德

君子之於天下功不必自已出名不必自已成苟吾書得行吾言得用使天下識一分道理享一分太平則君子之心畢矣凡有功業於人共之者也著述無論矣讀而傳之者居其半表章而尊信之者居其半舉而措之行事者居其半苟於斯道有一分之力則於斯道有一分之功不任其功而反欲任過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世書籍多燬於兵火因念藏書之法庶民無力斷不能藏即學士大夫其力不足以博及亦不足以垂久遠能博及而垂之久遠其惟天子乎然天子至易代而藏書之力亦窮矣有一法焉藉天子之力而不煩天子之守其法可以傳之百王而不能易垂之千萬世而無弊則惟藏之孔氏乎孔子自有周以來其間歷漢唐五代宋遼金元世界無慮百變然一王興則一王尊信一代立則一代表章即盜賊强暴未有不過之而敬去之而不敢犯誠使王者於此申藏書之法於鄒魯間擇名山勝地定於藏書之所區別羣分爲數種如經史子集志攷圖籍藝術百家之類類建一樓樓置一司擇孔氏子孫之賢者爲之又擇其最賢者爲之長使之任出納收藏曬暴補緝諸事授之以祿每

歲則上其書之數於朝三歲則遣行人視之校其書之損益完
敝而行其賞罰如是則書有日益無日損雖有水火刀兵盜賊
變革易代之事於藏書總無與是誠至妙之法惜乎無有行之
者

凡古來聖賢所造儀象法物如金人欹器沙漏銅壺之類亦當
仿式造爲其副與書並藏以備後世變革之際或有亡失則取
式於彼亦最要事

自三代以來凡經易代則一代之典章文物多致散亡不可得
而考究文獻不足自孔子之時已有不勝其慨者矣此宇內無
人以爲斯文之主故也今既有孔氏便當世世奉之以爲斯文
之主也文獻何憂不足故愚以爲王者苟能藏書於孔氏則凡
一代典章制作與夫累朝實錄史館一成卽送入副本後世斷
無亡失以至求之民間採之閭巷而有挂漏傳疑之事

不特鄒魯之間凡天下郡邑名山皆當仿此爲藏書之法相擇
勝地廣置書籍聘禮先代聖賢之後優其廩餼使典其事相戒
雖有鬬爭訟獄兵火盜賊之害不得入其處久之則天下自然
習以成風詩書日盛道義日尊矣今吾儒不能而顧使釋氏得
其術是以其徒日繁而其書日多其不胥天下而化爲釋氏者
幾希 以上格致類

誠意是敬字逐條工夫正心是敬字一片工夫正心時之敬比
誠意時之敬非有增益只是打成一片耳所謂物物一太極統
體一太極也

誠意是作聖根基若此處立腳不定到底須塌下來

意本是誠其不誠者後來之私意也讀孟子論四端章可見

誠意須要誠箇充字能充則火然泉達極之可以與天地參不然只死守這意終是不長進

一心偶正便是誠意無意不誠便是正心

蛟峰方氏看正心一章分兩段看上一節說心不可有所偏主下一節說心不可無所存主妙絕若釋氏便說心不可有亦不可無矣

人當心中無事之時裁度義理鮮不中節至於喜怒一臨蔽於有我便顛倒謬亂莫知所措人能使其心靜虛雖遇有事常若無事之時則應事接物無有不當者矣

孟子曰持其志無暴其氣二者工夫最是要緊

朱子註不動心云心有主則能不動矣竊自驗之心無主固動卽心有主之時亦未必遽能不動譬如一家之中卒有盜賊事是主人雖在未必皆鎮定舒徐此主人弱也要得主人强須集義工夫透

惡念易去邪念難去邪念易去雜念難去愈微則愈不覺工夫尤當於微處著力人雜念多只是閒過若時時勤正念便無雜念

戒愼恐懼與愼獨總是一敬字不是未發用愼獨工夫已發又用戒愼恐懼工夫如此卻是兩截

程伊川曰存養於未發之時則可求中於未發之時則不可又曰既思則是已發二語俱精極羅整庵以爲未是定語又以爲語意傷重皆未達叔子之意蓋未發不可不體認而又不容認知不容體認之爲未發者非也整庵以爲人人有之而不知其先儒以爲常人無未發則知中矣

多少者亦非也

朱子以思慮未萌知覺不昧釋未發整庵以爲恐學者認從知覺上去亦是一見不如說思慮未萌本體不昧不說發與不發只說已發未發玩已未二字便有陰根陽陽根陰動而無動靜而無靜之妙

從存養起手是於源頭上用功順行下來從省察起手是從支流上用工逆推上去順行則近於性之之事逆推則近於反之之功

周子主靜之說非專於靜也只是宜靜處便靜是謂主靜大抵人生失處多在動處易曰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也故人有不宜動而動者斷無不宜靜而靜者周子特於靜字上下一箇主字是教人於易放失處牢著把柄

聖傳問先儒言靜中須有物始得是箇甚物予曰只是敬又問靜中有敬則不謂之靜予曰此際正有毫釐千里之辨當細驗之

薛文清曰應事纔應得即休不可須臾留滯爲心累愚謂發皆中節自然無留滯不然未能中節而止求無滯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矣此處須要識得以上誠

正類

持身之法曲禮中所載固甚詳盡然細讀語孟如鄉黨一篇及燕居三變子温而厲與夫持志養氣睟面盎背居移氣養移體諸章尤可想見聖賢氣象持身者所當細細體認

問子張學恭而安不成莫是恭而安原不可學否曰如何不可學恭字是箇禮安字是箇樂聖人德建中和體備禮樂故能恭而安若不學禮樂卻空空去學箇恭而安便無箇入德之門成

德之方人苟能立於禮成於樂自然有箇恭而安出來

人相生於天然語有之有心無相相逐心生有相無心相隨心滅知上視之非則去其傲知下視之非則去其弱知偷視之非則去其奸知邪視之非則去其淫心既平正則視瞻不期平正而自無不平正矣此之謂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

言動之失較視聽之失更甚蓋視聽之失在心在心尚微可以挽回言動之失在事則著不可救療故君子尤兢兢於言行

非禮勿動動字甚細較前三句更難論語不莊以涖之註云氣稟小疵則知知及仁守之後氣稟小疵猶未能盡去也蓋氣稟由於天魯者終魯辟者終辟愚者終愚喑者終喑學者至能變化氣質纔是學問

天地間只有一箇義字更無甚利字中庸曰義者宜也朱子訓元亨利貞亦曰利者宜也乃知天地間惟義爲利不義便不利故大學曰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子思曰仁義所以利之也利與義合則與和同文言曰利者義之和也利與義反則與害同論語曰放於利而行多怨

孝經言王者合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此語最妙吾謂士庶人亦當合一家之歡心以事其父母凡婢妾僕隸之間爲類甚微然亦易生釁骨肉爲孝子者須是無往不敬古人親在叱咤之聲未嘗至於犬馬正識得此意

孟子於我何哉註云自責不知已有何罪妙甚人子不能得親順親只是不知尋討自已過失若識得於我何哉之意將自已不得親心處徹上徹下反覆搜求若有一毫未盡必要將來盡

情改換如此久久斷無不得親順親之理舜年五十而慕光景簇新此時正底豫之時孺慕之情當分外加甚也

古人重宗子則知其教長子亦必有道所以能合族衆能治羣弟今人不重宗子不知教長子之法又長子多是少年時所生父母氣識尚未定安能教子只是姑息戲弄所以人家長子尤多驕惰以此知古人三十而娶不特合於保身之宜亦合於教子之道

以身孝父母不若以妻子孝父母以身孝父母庸有不盡之時以妻子事父母更無不到之處子曰父母其順矣乎一旬煞有意味

閨門之內最難是一敬字古人動云夫婦相待如賓又曰閨門之內肅若朝廷皆言敬也此處能敬便是眞工夫眞學問於齊家乎何有朱子有言閨門稚席之間一息斷絕則天命不行每念及此令人神悚

今士大夫家每好言家法不言家禮法使人遵禮使人化法使人畏禮使人親只此是一家中王霸之辨

史記稱漢高祖不事家人生產此一句今人多錯讀蓋史以此稱高祖謂其志大而略於小不事一家而有事於天下也今人多以英雄無賴四字看之使無賴子弟亦每每以此藉口試反思之若不能有事於天下又不能有事於一家此爲何如人

治家人生產非必如今人封殖只是條理得當使一家衣食無缺如許衡治生之謂蓋衣食所以養廉衣食足自不至於輕易求人輕爲非禮之事然後可立定腳根向上做去若忽視治生不問生產每見豪傑之士往往衣食不足不矜細行而喪其生

平多矣可不戒哉

古人語學問工夫必曰勿忘勿助治生亦然忘則失之不及助則失之過此間自有一大中至正之理無過不及之道（以上修齊類）

理學須一貫經濟亦須一貫理學不知一貫則鬻拳以爲忠申生以爲孝臨大杖而不能走遇管蔡而不能誅經濟不知一貫則勤於事上者不知恤民專於恤民者不知事上哀貧窮則抑富戶杜關節則絕搢紳惠而費勞而怨者多矣故理學不知一貫則害及於身心經濟不知一貫則害及於國家天下

治一國與治一事不同治天下與治一國又不同須是把箇天下大勢完完全全在胸中綱目井然源委畢見然後左之右之無不宜之

吏戶禮兵刑工講究時是六事若行時止是一事須是聯絡貫串始得周禮六官皆設聯事正謂此也

撥亂不難致治難撥亂如十人之材足矣致治非五人之德不可三代下但有能撥亂者未有能致治者

漢唐以下治天下之法最密然實處處滲漏以其意欲一網收盡天下故也古人有言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天下之大豈能一網收盡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看周禮一部書止辦得王畿千里以內事何等乾圓潔淨

人一身之間耳目口鼻手足腹心俱不可相無也然必元首在上股肱在下順天下之大大賢小賢大德小德俱不可相無也然必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而後天下治不然有人焉首居下足居上腹心居內則見者皆以爲怪物而羣擊殺之矣乃治天下者賢奸顛倒大小易位有國者初不以爲怪其

不至於羣起而擊殺者幾希

周禮是治國之書蓋古人封建王者所治止於王畿以內故書中所詳止於一國之事使諸侯各如是以治其國則天下皆治後世治郡縣之天下不然緊要在擇守令明黜陟若守令得人則青苗保甲之法自可徐舉而無弊王荆公不識此意纔執政柄便立制置三司條例司不問守令若何概以青苗保甲之事强諸天下是治國之道治天下也所以不終朝而壞試觀荆公治臨川時青苗保甲原自有成績則知治國之道貴密治天下之道貴疏也古今異宜爲治者不可不審

古之天下禮樂盡之今之天下賦役盡之能平賦役治天下爲得半矣

周禮有云祿以馭其富又曰奪以馭其貧蓋古者祿以公田既

予以爵則隨予以田故筮仕者無患貧之心而不營心於財利今則俸祿甚薄而聽人仕者各以私計謀生若守禮安分徒資俸祿則饔飧不給失馭富之道矣古者祿田之外別無私田既奪其爵隨收其祿田則無所藉以資生故貪墨知畏今則貪墨者無所限制田連阡陌即被削奪而擁資甚厚無從損其毫毛失馭貧之道矣然則廉吏何所藉而爲廉貪吏何所戒而不爲貪乎

吏部雖有用人之權然須有職要之法假如方面大吏及州縣正官此吏部所當選擇也至於州縣之佐貳與夫師儒之職倅貳之官則聽州縣自行辟召可矣今則一命之微必由銓部總攬既廣人之賢否豈能盡知所謂求其大治必至於大亂者也用人之法古今不同三代以上開誠布公主於用君子雖或間

容小人然君子易於展布三代以後禁制束縛主於防小人小人終不能防而君子之進退掣肘爲已極矣間設有小人如何曰小人惟有不用法更無防法

語曰人主之職在論相堯以不得舜爲已憂舜以不得禹皐陶爲已憂自古及今未有宰相不得其人而天下治者自國朝不許設丞相心竊疑之及歷考古今周禮無宰相之官自秦始制丞相堯之於舜舜之於禹信之專任之久蓋將禪之也家天下以後此任未可專寄漢承秦制始設丞相旋改三公唐宋以來其名不一或稱尚書令或稱中書令或稱平章或稱同三品或稱大學士雖皆宰相之職然大約皆二三並任不獨任且皆兼官非專官其專官而獨任者在漢則曹操在魏則司馬師昭又有黃鉞大將軍大丞相諸大將軍之類皆爲專官獨任未嘗授人惟宋齊梁陳隋諸臣將受禪則居之此外惟桓溫王敦侯景則知丞相之職其不可專官獨任亦較然矣按周禮六官之外無官則宰相舍六官又誰相乎黃帝六相而天下治六相卽六官也周禮天官謂之冢宰則既以宰與天官矣但專任恐權太重故使之同於五官後世誠能法周官之意竟以六官爲六相冢宰提其衡五官襄其事而天子親決萬幾於上則既無專擅之嫌亦無紛擾之患天下受賚相之利而不受賚相之害或者其庶幾乎

周禮不設諫官先儒以爲人人可諫故不設諫官此亦一說然亦可見三代信大臣之專待大臣之厚此由三代人主皆能正心誠意以身取人故也故愚以爲朝廷設臺諫不如設師傅師傅教人主以正心誠意之學學進則人主自能辨大臣之賢奸

也

朝廷設官甚多惟州縣爲親民之官昔漢宣帝謂與我共天下者其惟二千石乎今則共天下者惟良有司而已蓋卽古百里之諸侯也其體貌不可不崇其委任不可不專一邑人才使得自行辟召一邑兵食使得自行調度若徒掣其肘而又欲責其成功難矣或謂制馭之道不可不講儀謂不然蓋權勢太重如一郡一省誠不可不防若州縣則一彈丸地耳賈誼所謂眾建諸侯而少其力者過防則太弱且不能自振又何能爲王家宣力哉

天官惟占候家最多謬妄此不可不知

西學絕不言占驗其說以爲日月之食五緯之行皆有常道常度豈可據以爲吉凶此殊近理但七政之行雖有常道常度然

當其時而交食凌犯亦屬氣運國家與百姓皆在氣運中固不能無關涉也此如星命之家談五星之恩仇五星之行與人無與然值之者亦不無小有徵驗況國命之大乎

讀禹貢一篇知建都之要全在漕運便利

人欲知地利須是熟看通鑑將古今來許多戰爭攻守去處一一按圖細閱天下雖大其大形勢所在亦不過數項如秦蜀爲首中原爲脊東南爲尾又如守秦蜀者必以潼關劍閣爲險守東南者必以長江上流荆襄爲險此等處俱有古人說過做過只要用心理會其或因事遠遊經過山川險易又留心審視默以證吾平日書傳中之所得久之貫通胸中自然有箇成局其他瑣碎小利害去處俟身到彼處或按閱圖籍或詢問土人當自知之無庸屑屑也

李悝爲魏文侯作盡地力之教以爲地方百里提封九萬頃除山澤邑居三分去一爲田六百萬畝治田勤謹畝益三斗不勤則損亦如之地方百里之增減輒爲粟八十萬石又曰糴甚貴傷民甚賤傷農民傷則流散農傷則國貧其說皆名語非鞅之開阡陌比也但其意主於富國故朱子以之與商鞅同稱耳

亢倉子曰人舍本事末則其產約其產約則輕流徙國家有災患皆生遠志無居心農則其產複其產複則重流散又曰人農則樸樸則易用此皆知本之論有天下者不可不知

元時最重區田之法詔書數下令民間學種區田民卒不應豈區田不便反不如縵田歟抑小民難與慮始也予嘗仿其意一爲之未盡其妙然大約亦可倍收一畝六十六斛穀則未必也

治水只是要識水平法孟子曰禹之治水水之道也又曰水無有不下此便是說水平法治水者得其法雖洪水尙可治況江湖溪澗之水乎

欲識水平必須有法蓋地形高卑在咫尺猶易辨若一里二里以至數十百里非有法何由辨乎武經總要載水平法先爲水平池實本處更以一人持度竿照版向彼處照之卽可辨高下遞移遞進無遠不可識詳載本書但其圖未詳予嘗與登善兄論正然未若句股算法爲便也

西學有幾何法崇禎歷書中有之詳論句股法九章算中有之然未若西學之精

水利只是蓄洩二字高田用蓄水田用洩旱年用蓄水年用洩其所以蓄洩之法只在壩閘知此數語水利之道思過半矣

賈讓謂放河入海則河定民安千載無患此言非也河流遷徙

不常是其本性蓋河水一石其泥五斗日流日積河身日高身高則旁地卑舍高就卑忽然而決自然之理也久之則彼處亦然總是舍高就卑故遷徙不常所謂河流已棄之地千古難復正謂此也豈有千載無患之理乎今之治河者亦惟有循河之舊補苴罅漏多爲遙隄以寬束之使不大縱其勢不可遏者則權利害之輕重而徙民以避之如是而已欲其一定而不復決無是理也

會通河全是人力做成使水節節就制而爲我用功亦偉矣然當時臣工何不移此心力共成西北水利而顧爲此以困東南大巧反爲大拙

東南治水其大要在震澤導震澤入海則東南之水患息矣所謂三江既入震澤底定也

凡諸水之汎溢皆從山水來山水之暴發皆從霪雨來蓋雨下諸山水悉入太湖倉卒不能歸海則汎溢田間而爲大害治之者不過欲其安流入海而已安流入海大是難事郟亶之說欲合江南七郡同心并力開河築圩實壩建閘必使江高於海浦高於江水由地中節節有制此眞治水良法暗合井田溝洫之制

開河之法莫詳於耿常熟水利書彼蓋撮古人之成法又酌以今人之時宜修水利者按册而稽舉其成法則思過半矣然其要處全在算土派工算上莫善於徐亥扈先生送上海縣公條例派工莫善於坐圩起夫圩長督工田主給米此亦耿常熟之法而吾友陳確庵試之於蔚村顧殷重試之於朱涇也

凡田賦之法最要簡明直截賦額一定上下遵守永世不易故

貪暴不敢挪移作弊今之會計或增或減歲各不同授之以作弊之柄所謂教猱升木也官吏安得不日貪百姓安得不日困哉

凡治財賦只要才大治天下更易於治一國只一轉移間便有無窮之妙不必拘拘然增科加賦也洪武設開中法不須轉輸邊備自足自葉淇反之而國計大絀以此知國家掌財賦最須得人不特聚斂小人不可用即庸才亦壞事不淺

劉晏治財賦古今稱爲第一只是轉移妙

轉移是商賈之術然於國計有益於國體無損古人重農抑末此亦抑末之遺意也若陸贄所行又純乎王道之微權不可與劉晏同日語矣

孫吳司馬法等七書世謂之五經蓋談兵之家幾以之配四書五經矣此大謬不然七書中惟司馬法近正孫子雖權譎然學兵者心術既正之後亦不可不盡兵之變至吳子則淺矣其餘若尉繚甚麤略六韜三略衛公問答皆僞書皆無足觀而後世功令率以之課武弁宜乎武弁中無人也

武臣第一不可教壞他心術若心術不正愈有用愈不可用課武臣而以武經七書教壞他心術矣

兵家所言出奇制勝者多言旗鼓步伐者少出奇制勝之法虛旗鼓步伐之法實虛處聰明人自可會得實處非實習不可猶之名物度數即聖人亦不能生知也孫吳不必言即通鑑一書凡言戰攻處孰非出奇制勝之法旗鼓步伐所傳甚少唐有李靖兵法然不得見全書今僅存杜氏通典所載戚南塘紀要新書是從此書中脫胎故於旗鼓步伐之法獨詳讀者不知以爲

戚公必有異人傳授亦可笑也

予嘗欲輯兵書爲三卷曰道曰法曰術道只是道理凡四書五經中言兵處如教民七年以不教民戰易之師卦書之步伐詩之車攻吉日以及聖賢古今論兵格言必有合於王者之道者乃取法則法制如司馬法李靖兵法及紀要新書八陣發明之類術則智術如孫吳兵法及古今史傳所紀攻戰之迹令學兵者先知道次學法次論術庶體用不殺而人才有造

戚少保紀要新書所載皆節制之法其將領不必選絶力絶技之士凡中材皆可能所謂勇者不得獨進而懼者不得獨退也然絶力絶技之士軍中正不可少趙奢曰道遠險陋猶兩鼠鬬於穴中將勇者勝儻遇此地勢奪隘爭險非堂堂正正之陣所能克也必於軍中另選突鬬敢死之將聚爲一軍以應卒然之用爲妙

教陣先教隊教隊先教器器雖一技之微儒者亦不可不學學而後知其用知其用而後可以教士可以制隊即如鴛鴦陣至今稱絶然其妙處全在隊法隊法妙處又全在制器得當設使猶是鴛鴦陣而以他器易其原器則隊壞即仍其原器而或顛倒其次序則隊亦壞原器亦易次序不失而不知藝法教習不精則隊雖不壞而無用故隊者一陣之所由始藝者一隊之所由始儒者欲存心兵學慎勿以一技爲可忽雖不能行之亦務爲知之

古者兵刑皆出於學校明於五刑以弼五教伯夷降典折民惟刑此刑出於學校也在陣獻馘在泮獻囚此兵出於學校也惟知學然後可以刑人惟知學然後可以殺人此皆王道一貫之

事自後世分兵刑於學校而兵陣遂屬之悍將武夫法律遂屬之法家酷吏可慨也

五刑字典謨中常見如象以典刑流宥五刑五刑有服五服三就明於五刑以五教俱未見墨劓刖宮大辟字恐未可以肉刑訓五刑也又舜誅四凶流放竄殛亦未見有肉刑意

呂刑言刑罰世輕世重周禮曰刑新國用輕典刑亂國用重典刑平國用中典子產曰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此皆世輕世重之謂也刑書一定不易而用刑之意則可量時世爲輕重宜輕而重固非宜重而輕亦非也惠奸究賊良民此言可爲深戒

封建井田學校三者政治之大綱後世若欲平治道理總不出乎此今人聞之輒駭一則壞於迂儒不知通變一則由於俗儒不知師古也噫嘻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有用我執此以往

矣

古之爲治者治心治身治家治國治天下一而已矣自秦以吏爲師始有所謂吏治漢復以蕭何繼之於是吏治二字至今習以爲固然莫能破其局者皆自變封建爲郡縣始不行封建吏治不可得而去也不去吏治三代不可得而復也

郡縣掣肘者六佐貳不得自選一不主兵權二上司太多疲於應接三搢紳滿邑謀議多左四子衿數百動輒鬨堂不可教諭五遷轉太數六不去六弊而能致治者未之有也

封建得失之辯柳子厚胡五峯俱有論其言皆有可採然其意皆偏封建郡縣大約皆有得失封建之得在於分數明事權一歷年久禮樂刑政易施諸侯賢明可以自立無掣肘之患封建之失在於子孫世守賞罰難行公族蔓延疏遠之賢不得進用

郡縣之得在於力小易制無尾大不掉之虞官吏得人則易治非其人亦易去郡縣之失在於防制太密權位太輕遷轉太數小人得售其奸君子不得行其志故封建之弊謂之太强其末也每壞於强侯之分爭郡縣之弊謂之太弱其末也優柔不支每失天下於盜賊善治天下者當去其兩短集其兩長循今郡縣之制復古諸侯之爵重其事權寬其防制久其祿位有封建之實無封建之名有封建之利無封建之害以此語治其庶幾乎

封建是傳子之法古帝王之學問皆推己以及人堯舜官天下故其所舉用皆取之明揚九官十二牧大抵皆薦舉但久其祿位不必世守也三代家天下故分封侯國亦俾之世守示不敢獨私然天下大物惟天得而主之非眞能與天爲一如堯舜者不能行受禪之禮傳子可也郡縣小於天下而又有天子爲主若更傳子反滋禍變故吾謂郡邑之爵祿權位當悉如古封建但當易傳子爲傳賢耳

治天下必自治一國始治一國必自治一鄉始治一鄉必自五家爲比十家爲聯始予嘗作治鄉之約先按地勢分邑爲數鄉然後什伍其民條分縷析皆歸於鄉約長凡訟獄師徒戶口田數繇役一皆緣此而起頗得治鄉邑貫通之道

周禮比閭族黨之法管子軌里連鄉之法同一治鄉之道管子尤極詳密其言曰正月之朝鄉長復事公親問焉曰於子之鄉有居處爲義好學慈孝於父母長弟於鄉里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公又問焉於子之鄉有不慈孝於父母不長弟於鄉里驕躁淫暴不奉上令者有則以告有

而不以告謂之下比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五屬大夫亦如之是故匹夫有善可得而舉匹夫有不善可得而誅其法最善今之行鄉約者宜祖之鄭子產齊管仲其所行皆周禮讀左傳國語可見蓋當時去古未遠猶有周公之遺也子產孔子數稱之管仲雖曰霸術然其霸在心術至於作用則猶近正治天下須用得幾箇縣令好縣令古諸侯也治州縣須用得幾箇鄉長好鄉長古鄉大夫也得其人則治不得其人則亂三代而上天下非天子所得私也秦廢封建而始以天下奉一人三代而上田產非庶人所得私也秦廢井田而始以田產予百姓此數語說得最確

井田之法行之春秋戰國而尋其遺跡也易行之後代而更新開拓也難行之於邨造而產無專主也易行之於承平而奪民

定產也難行之於封建而諸侯各視爲己業也易行之於郡縣而守令遷轉如傳舍也難行之邊鄙而開荒集眾也易行之內地而欲奪民之世產也難欲行井由必先封建古之有國者授其民以百畝之田壯而畀老而歸不過如後世大富之家以其祖父所世有之田授之佃戶程其勤惰以爲予奪校其豐凶以爲收貸其阡陌之利病皆其少壯之所習聞無俟乎多慮而奸弊自無所容也今不行封建而區區爭井田之可行何哉

凡井田溝洫形體之制不可執一而論古人治地必因山林川澤高卑險夷自然之勢而施功斷無有塹山堙谷削圓就方之理如書所稱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四井爲邑四邑爲邱以及十夫有溝百夫有洫千夫有澮萬夫有川等語皆是大概以成法言之所謂道其常不道其變也至於形體則何常哉後儒拘拘

然執一定之法可謂坐井觀天膠柱鼓瑟者矣

古人治地必因水利而水性趨下河形無常如伊洛澗瀍之類皆川也然不可以方計也即如我吳三江既入震澤底定三江皆川類也然不可以方計也乃若遂人之法則可因三江以明之三江之水自湖達海長亘百餘里深廣亦數十丈而江之兩旁或十里或五里則有縱浦縱浦者江之支流也故其深廣則稍減於江縱浦之兩旁或三里或二里則有橫塘橫塘者又浦之支流也故其深廣又稍減於浦至於塘之兩旁又有港汊港汊之兩旁又有溝渠其深廣以次更減而凡江浦涇塘之上莫不有岸是可以知遂人之法矣萬夫有川三江也川上之路則江岸也千夫有澮縱浦也澮上之道則浦岸也百夫有洫橫塘也洫上之塗則塘岸也十夫有溝港汊也溝上有畛則港岸也

夫間有遂溝渠也遂上之經則塍圩也此即遂人之法也不徵之實境而拘拘求紙上之圖豈不悖哉

經界是治地大法三代以後從無人識經界泥於阡陌爲經界也阡陌有實無虛經界則有虛有實阡陌有曲有直經界則有直無曲張橫渠言經界必須正南北此有直無曲之證也又曰經界不避山河之險此有實有虛之證也

經界如今地圖之計里畫方計里畫方今人但於紙上約略畫就古人則實實於地上經畫出來

今天下地圖最難準一有經界畫地圖亦極妙

今人欲定經界不可太泥古人成法古人治地即阡陌即經界蓋太古之世地皆草萊治地分田絕無隔礙凡地之當爲經界者隨吾所欲惟至大山大川不可阡陌處則或立標竿或設望

墩爲虛勢以通之且自堯舜禹湯以至文武周公經數千百年歷數十百聖人所行所爲皆出一轍故可以方圓如意今自開阡陌後古法大壞凡當爲經界處非室廬卽墳墓必欲改變動搖勢難卒正此蘇子瞻所謂井田成而骨朽之說也愚謂當今欲復經界且須如張子橫渠之說樹立標竿或以石或以木各依方之大小刻識其上先爲遙勢使地形有準然後視地之可爲阡陌者卽阡陌之其未可爲阡陌者姑徐徐以俟庶不失推行次第

朱子孟子註謂鄉遂用貢法十夫有溝都鄙用助法八家同井此因周禮遂人有十夫字匠人有九夫字因以爲鄉遂都鄙貢助各異溝洫何容不同也凡爲溝洫必相地形度出水高下田皆爲橫畝入於遂遂入於溝溝入於洫洫入於澮澮入於川不

論國中郊外皆然非貢有一法助又有一法但郊外有公田便於以八起數故以八起數國中無公田便於以十起數故以十起數蓋郊外以方算國中以直算也豈得謂二法乎

溝洫之制合一不特貢助爲然卽三代皆然蓋三代以來自大禹盡力溝洫後殷周相繼不過因利乘便稍加整頓耳若貢是一番溝洫助徹又是一番溝洫雖率天下民終身勤動亦決做不就聖賢必無此拙事

朱註商人始爲井田之制以六百三十畝之地畫爲九區區七十畝此亦未是果爾則商畫方以六百三十畝周畫方以九百畝是溝洫三代有不同也大約溝洫只是一般五十畝七十畝百畝只如今制屯田將來分作分數夫授田耳溝洫之制斷不容有二

溝洫不論大小方圓形勢若何只就當今水道濬令深廣得法使蓄洩有方水旱無患便是古人之意

古者有大學之法所以教人爲大學之道後世但有大學之法無所謂大學之法故成就人才較難何謂大學之法詩書禮樂是也詩書雖多殘缺然經先儒補綴發明之功猶十得五六至於禮樂則竟泯焉已矣非有大聖人起徹天徹地大大制作一番後世終無持循學者終於無據

聖人云述而不作非不可作不必作也當孔子之時去古未遠唐虞三代之法皆存但殘闕失次耳故但用述足矣若今日則古法盡亡必須制作若泥述而不作一語則拘牽顧忌終不能復古治然非聰明睿知極天理人心之正者未易言也

昔管仲論處四民凡爲士者必欲羣萃州處暇則父與父言慈子與子言孝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又曰處世就燕閒此即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之意也今庠序雖設士皆散處四方殊失古人教士之旨愚謂凡建立學宮必當擇一國中勝地學宮之旁廣設屋舍令士人居之似亦於教法有裨

學校之制其在鄉學不過讀書識字歌詩習禮而已至於國學決當倣安定湖學教法而更損益之如經義則當分爲易詩書禮春秋諸科治事則宜分爲天文地理河渠兵法諸科各聘請專家名士以爲之長爲學校之師者則兼總而受其成如此則爲師者不勞而造就人才亦易

漢制凡五經俱設博士即書算之類亦設博士是則專家名士之意也故漢儒之學雖未精純然尊重師傳淵源有本是以其

學尤多近實今既不重師傳而學校設官如教授訓導之類徒立虛名何怪人才之絕少也

伊川看詳學校中有云凡學校法不宜以考校定高下恐起人爭心此言大妙凡學校中選人材可卽聽學校中公舉學師因而察之卽後來不無偏黨之弊然亦十得八九矣

書院之設非古亦非禮也此卽是學校在下者豈宜私設但在上者既不重學則在下者不得已而私埒一格以存其微意其爲志亦苦矣乃後王既不能留心學校而又有并書院而禁之者斯文一脈危乎殆哉

周子曰師道立而善人多學記曰師嚴然後道尊斯二言誠然尙書云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則師尊與君等又云能自得師者王則師又尊於君非師之尊道尊也道尊故師尊今天下之能爲師者寡矣然師道之不立實由舉世不知尊師天子以師傅之官爲虛銜而不知執經問道郡縣以簿書爲能事而不知尊賢敬老學校之師以庸鄙充數而不知教養之法黨塾之師以時文章句爲教而不知聖賢之道儇捷者謂之能事方正者謂之迂鄙蓋師道至於今而賤極矣卽欲東修自勵人誰與之如此而欲望人才之多爲天下之治不可得矣

祫禘之說諸家甚雜如公羊鄭康成王肅議論甚駁且無意義惟禮記大傳曰禮不王不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喪服小記之言亦然又禮緯稽命徵曰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紀聞云祫則太祖東嚮毀廟及羣廟之主昭南穆北合食於太祖禘則祖之所自出者東嚮惟以祖配之此數言爲明爽大抵三代去今已遠禮文殘闕今所據大約皆漢儒之說未能

遽刖其是非只以義理斷之可耳

南北郊分祀之說非禮也其說起於漢儒不知古禮穿鑿附會後世因之遂多聚訟史記漢武帝郊於雍問曰今上帝朕親郊而后土無祀則禮不合也由此觀之漢去古未遠當時亦止行祀天之禮漢詞臣寬舒等不能舉配祀之禮以對乃謂陛下親祠后土宜於澤中爲壇分祀之南北郊之說始於此後又因周禮大司樂之文附會其說以爲古者天子冬至祀天於圜丘夏至祀地於方澤夫圜丘方澤之言此論合樂非論大享也大宗伯大享之禮禋祀昊天上帝血祀社稷別無地祇之祀又四書五經凡言天子大祭只曰郊禘並無南北之文此可以知漢儒之謬

祖廟天子七諸侯五天子雖七廟其實亦五廟也天子諸侯之分雖不同然親親之殺則同高曾祖考四親自天子以至於庶人一也故天子七廟其二爲祧實止四親耳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太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夫周公禮在成王之世成王而上由武王而至太王正四親也故追王止於太王由此見四親之於人無貴賤一也

宗廟之祭所以序昭穆非特以別世次也蓋羣昭羣穆莫非祖宗之所遺有天下者能保此羣昭羣穆勿翦勿伐使之歲時共見於宗廟所謂合宗族之歡心以事其先王也今後世祭宗廟止天子主祭而宗族無與者所以待宗族者薄而所以待祖宗者亦薄矣積而至於削奪翦除惟恐不盡非一朝一夕所由來者漸矣

嘉靖議禮時席書黃綰之徒先後以大禮問於陽明陽明皆不

答當時大禮之議惟璁萼之論爲得其正然使出自陽明則當時後世又不知生多少議論矣此先生之亮識高節所以爲不可及也

禮者理也禮本乎理理爲體禮爲用故禮雖未有可以義起後世儒者止識得一例字聚訟之譏所由來也陽明詩曰無端禮樂紛紛議誰與青天埽宿塵其有見於用修諸臣之非乎

聖人之教無所不該者也故就論語所稱則有四科由此而觀後世人才果能於四科之中出類拔萃是卽聖人之徒也後世不知此議孔孟之後以伏生申公歐陽高夏侯勝之徒當之夫伏生之徒不過文學中人耳乃歷漢唐以來儼專兩廡之席而功業彪炳志行卓犖爲古今人所信服者固不得一與從祀之列而槩擯之門牆之外是止以吾夫子爲一經生而哀集後世許多無用之老儒共作一堂衣鉢也無怪奇偉英雄之士掉臂而去而作史之家必月爲道學傳以載其人而爲道學者亦甘自處於一隅之陋此其失非細故也

樂由天作不特候天地之氣而作者謂之天樂卽非候氣而凡出於無心者皆謂之天樂樂記曰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物使之然而實莫知其所以然而然此其間有天焉故審音可以知樂審樂可以知政季札觀樂於列國之興亡一一不爽蓋列國之樂皆成於無心無心則合天是以興亡之徵皆先兆於聲而不可掩所謂不容僞也不然誰不欲爲夏聲者而獨讓秦之樂爲夏聲耶

王莽初獻新樂於明堂太廟或聞其樂聲曰厲而哀非興國之聲也陳後主作無愁曲曲終樂闋聞者莫不隕涕隋開皇初新

樂既成萬寶常聽之曰樂聲淫厲而哀天下不久盡矣煬帝將
幸江都王令言聞琵琶新聲曰聲往而不返帝必不令終此數
主者其製樂未嘗求亡國也而卒至於亡國其聲皆驗此所謂
莫知其然而然也故曰樂由天作
或問子云樂由天作凡樂之成必象人主之德否必兆一國之
興亡然則樂皆無心作之可矣乃孔子論爲邦又何必曰樂則
韶舞也曰前此之論言帝王作樂之理也孔子之論樂言帝王
用樂之道也蓋樂之爲物感於物而後作故記曰凡音之起由
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其既作之後則又足以感人
故記曰姦聲感人而逆氣應之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帝王之
治天下功成作樂一本乎德與時固不可强若夫前代帝王之
樂其聲音節奏備在樂官者則固可以用之調情淑性化民成
俗孔子之論韶舞蓋當時之韶樂聲音節奏猶有存焉故也今
則古樂盡亡而論樂者猶以韶舞可復是不識作樂之理與夫
用樂之道安可與之論樂乎
樂可以知吉凶以其得氣之先也凡人與物皆乘於氣氣不可
見惟樂能宣之故善察微者審音以知吉凶識天地之氣也近
世風角鳥占總爲審音之樂則知凡天地之聲皆樂不必於五
音六律而後謂之樂也以上治
平類

清儒學案卷三終

天津徐世昌

清儒學案卷四

桴亭學案下

思辨錄輯要後集

周子太極圖全從繫辭出不曾造作一毫不知者誣之謗之或謂得之陳摶种放穆修或謂師事鶴林寺僧壽涯此二氏無稽之言謬欲引爲己重如孔子爲釋迦弟子也至朱子序通書亦謂莫知師傳之所自夫繫辭即師傳也何必舍是而更問哉朱子謂周子太極圖當在通書之首先生既手授二程因本附書後傳者見其如此遂誤以圖爲卒章不復釐正愚謂周子通書本名易通山陽度氏載傳伯成未第時嘗得周子所寄姤說同人說今其書獨有乾損益家人睽復无妄蒙艮等說而無所

謂姤說同人說則知易通之爲書六十四卦皆有說特散逸不全耳其間次第當悉依周易非自立體格別爲一書也太極圖之在後實以繫辭在六十四卦後故耳朱子取以冠通書於義無不可然太極圖所以爲通書之卒章則實因此故特記之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要之形下不但是有形之物卽虛空無形其中皆有氣氣亦是形下其中之所以然則道也故中庸曰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於天張子誤認此意以爲有形者爲器無形者爲道故有取乎莊子之野馬絪縕而曰太和所謂道此處一差所以正蒙中言道往往多錯

從來天地開闢之理自繫辭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外更無人說到周子圖說自動而生陽至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是說這箇道理邵康節皇極經世亦是說這道理然康節是言數此是言理數終出不得這理在

天地間只是陰陽五行易明陰陽之理洪範發五行之蘊周子太極圖說則合而闡之以明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故至今周子而後言陰陽者必言五行言五行者必言陰陽不特談道者爲然卽醫師日者星相技術之家非此不驗蓋至理之所範圍莫能過矣康節以四爲數言水火土石而遺金木終欠自然凡虛處皆天凡實處皆地凡氣皆天凡質皆地假如人物鳥獸其肢體血肉是地質其生機知覺虛靈皆天氣也假如草木其枝幹花葉皆地質其生機皆天氣也

日爲至陽之精陽氣能生萬物故日所至之處萬物皆隨之而生南至而爲冬北至而爲夏夏則物生冬則物死在中原皆然惟嶺南四時皆熱而草木亦多不死近日故也北方則多沙漠

不毛矣遠日故也

邵子曰星之至微如塵沙者隕而爲阜堆此言非也凡如星而隕者皆空中之氣有光如星隕爲石亦氣所結非星隕也恆星之體亙古不動非知天文者未易與言

天地間只有幽明死生鬼神六箇字最難理會最易惑人凡異端邪教無不從此處立說以其無可捉摸無可對證所謂乘人迷也孔子繫辭曰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是與他箇實境界實對證人被異端惑只是讀此節書未透

問釋氏好言生死吾儒獨不言生死何也曰儒家如何不言生死只是言生死與釋氏不同朝聞夕死全受全歸此一身之生死也使民養生喪死無憾此天下之生死也生事以禮死葬以禮此孝子事親之生死也事君有犯無隱服勤至死此忠臣事君之生死也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此志士仁人之生死也危邦不入亂邦不居有道則見無道則隱此明哲保身之生死也吾儒之言生死也大矣豈必日日低眉合眼飽食安坐思所謂無常迅速者而後謂之生死哉以上天道類

虞九言孔子論性曰性相近也孟子論性則曰性善二說已自不同至宋儒又言性有義理之性有氣質之性性豈有二乎曰不然只看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句則理氣之說明而性之爲性昭然矣蓋太極者理也兩儀者氣也理無不善一入乎氣遂分陰陽分陰陽遂分剛柔遂有清濁有清濁遂有善惡故孔子曰性相近也又曰上智下愚不移是兼義理氣質而言性

所謂合太極兩儀而統言者也孟子則指其最初者而言以爲陰陽之氣雖雜揉偏駁之極而太極則未嘗雜人之氣質雖下愚濁惡之極而性則未嘗不善故專以善爲言是獨指太極以發明此理要之立言雖殊旨意則一太極兩儀未嘗二性如何有二

孟子七篇只言性善未嘗言氣質之性惟口之於味一章以氣質之性與義理之性對說則知孟子非不知氣質之性但立教之法決當以義理爲主亦以當時性學大壞非專主義理無以障狂瀾於既倒也

有性善有性不善是說氣質惟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是說習惟無善無不善之說最無頭腦

周子論性又曰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矣而已矣者竭盡無餘之辭也從來論性無如此語之簡而盡顧儒者罕稱之蓋以此語爲論氣質耳豈知氣質之外無性乎故愚謂程朱千言萬語不如周子此一言

論性只有程朱二處說得全備程子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一之則不是者謂性只在氣中也朱子曰論萬物之一原則理同而氣異論萬物之異體則氣猶相近而理絕不同理絕不同者謂人爲萬物之靈獨能具衆理而稱性善也

張子謂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此語甚開闊有功然又謂天性在人猶水性之在冰如此則天命與氣質之分何在謂之氣質者謂其與天地之性不同故也若水凝爲冰冰釋爲水有何不同緣張子只是就散上起見認理認氣

原不分明故有此語

舜光問告子陽明論性雖同一無善無惡得無有異否曰不同告子言其混沌陽明言其虛無然總是只說得氣曰告子以混沌爲性固是認氣爲性陽明無善無惡正是言無聲無臭之妙如何卻是說氣曰孟子道性善是說人性中皆有理若曰無善無惡則是人性中無理只虛虛無無豈不是氣以上人道類

荆豫章問先生道統論何以不稱顏會曰道統重聞知不重見知蓋見知有擔荷者在聞知則擔荷無人關係特重也且其一段精神特地振起不由師傳遙接聖脈亦與親承指授者不同故重之觀孟子一章之意可見

豫章問顏子何以無著述曰顏子非無著述未須著述也顏子年纔三十二且有孔子在何必著述若使無孔子又天假其年則自然著述也乃後世談心學者遂以顏子爲心學之宗而謂無用著述然則孔子非心學乎

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卻聞之於子思中庸一書眞性與天道之極致也然大旨俱自孔子易繫來故曰易與中庸相表裏

孟子之功第一在闢楊墨蓋當時邪說誣民充塞仁義天地之間幾不復知聖人之道矣不惟不知有聖人之道且以爲卽此是聖人之道故至唐韓愈時尚以孔墨並稱使非孟子當時鳴鼓而攻則後世誰復知有孔墨之辨我亦欲正人心一章此孟子自敘一生功烈也凡此俱是大頭腦處須要識得

問孔孟而後傳經之儒如公穀二戴伏生高堂之屬甚多何以儒者不稱而稱董子爲知道曰傳經之儒但守章句而不知意

義可謂經師也經師易得人師難求如董仲舒者天人三策煌煌大篇安得不首稱爲知道乎諸不在五經六藝之科者勿使並進只此一句當時諸儒言治道者皆不能及

東漢儒者最多但不見本根止見枝節然較之晉代人士一華一實相去不啻天淵矣蓋漢儒猶知孔子晉人則惟尚老莊也於此見孔門枝節猶勝老莊

孔明心術器量俱是王佐但學術稍未及蓋未聞聖人之大道也自比管樂有以夫然而管樂不及遠者心術器量不同故也

漢初猶有諸儒唐初無一儒者蓋漢去古未遠高祖雖謾罵猶近於朴唐承五代之後太宗雖崇文彌進於華僅有一王通在先而杯水無救輿薪此唐初所以無儒也

韓文公只原道一篇便爲有唐儒者所不及蓋其說道德仁義四字以前儒者俱未能見到此也雖博愛二字未免說著皮膚然亦近之

李翺復性書所引用者皆學庸語孟及繫辭之文當時宋儒未與學庸語孟與繫辭之文俱未顯而翺能見及此亦可謂善讀書矣

韓范行過於知所未及聞者性與天道耳若儒行則幾乎備矣

性與天道則必俟周程張朱

王荊公卻是一文學科他强要入政事科連德行科都壞實實欲舉行周官不知關雎麟趾之意先從富强起手是欲行王政而翻修霸術也荊公本非近霸之人故霸術亦非其所能作徒擾亂耳宇文蘇綽卻稍有可觀所謂不熟不如莠稗也

昔人謂孟子之功不在禹下謂其能闢楊墨也若周子則太極

人極說得最分明使二氏不能窮人以暗尤爲不動聲色功豈在孟子下

二程之學本於周子或謂伊川作明道行狀言明道得不傳之學於遺經不言周子此不善讀書者也明道自言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定性書卽周子定之以仁義中正而主靜之旨至伊川則顏子所好何學論惟人得其秀而最靈皆周子太極圖之言也豈得云不本於周子所謂得不傳之學於遺經者大抵聖賢之人一經指點自會去尋頭路讀書不然只守定這幾句師說亦不善學者矣

周子好稱顏子橫渠好稱孟子亦其資稟相近處

橫渠學問於諸子中最爲艱苦其理窟中自道一篇語語眞切學者苟能如此不患不至聖賢地位

張子純乎儒者也邵子儒而術者也然以正蒙經世二書觀之正蒙於源頭上尙欠清楚經世則頗見大意如云道爲天地之本天地爲萬物之本又曰天地之道盡之於人矣而聖人與昊天爲一道而曰昊天以時授民聖人以經法天專歸重於仲尼以爲能盡三才之道此豈術數之士所可及

朱子一生學問守定述而不作一句當時周有通書張有西銘二程亦有定性書易傳朱子則註釋蓋三代以後詩書禮樂散亡已極孔子不得不以刪定爲功漢唐以後經書雖有箋疏而蕪穢尤甚朱子不得不以註釋爲功此卓有定見非漫學孔子述而不作也

鵝湖之會朱陸異同之辨古今聚訟不必更揚其波但讀兩家

年譜所記朱子則有謙謹求益之心象山不無矜高揮斥之意此則後人所未知耳

朱子論天文勝於橫渠二程然尙有未透曉處蓋儒者之於天文但當曉其大略自不能及專家然亦不必如專家也

朱子於五經中惟易爲研窮詩次之書又次之禮與春秋未嘗屬筆然儀禮經傳通解雖非全書亦見一斑矣又語類中論禮及春秋處最通達最正大則知論禮而拘論春秋而鑿者皆朱子所不取也

西山之學之言可謂純粹中正矣然以較朱子便似欠精采透快處蓋開闢與繼起其力量自是不同也

許衡聖門子路子夏之徒也行過於言質過於文

薛文清贊劉靜修爲高許魯齋爲大二語皆當

洪武初多明理之儒皆宋元之遺也宋景濂劉文成陶姑孰皆分儒之一脈者也然而文成爲優矣景濂多可少否有體而無用學問亦雜姑孰則長者而已文成有體有用天資明徹卓然不惑於二氏天說二篇直窺見理氣源頭幾幾乎入宋人之室然而文成未嘗講學也未嘗自謂儒者也天資而已矣使文成得師友之傳加以學問之功其顏孟之流歟

劉文成天資更勝王文成劉未嘗講學而不惑二氏王終身講學而出入二氏之中以是知其不及也王用聰明劉劈實使爲相劉則鞠躬盡瘁有孔明之風王則張良李鄴侯也

方正學人品學術後世無不敬服但削奪諸王一節人頗以爲疑以爲以董仲舒之才而建毫錯之策不無類於申韓也及讀遜志齋全集中有勉學詩其開多言當時削奪諸王傷殘骨肉

非天理人心之正且曰安得申韓氏化爲古伊周是當時削奪之謀孝孺之所深不欲也特以職爲講官軍國之務非其所得而主之而啟沃之際仁柔之主亦未必能轉黃齊之謀此其所以不白於後世乎予於詩鑑中亦特表明之

明初儒者多從許魯齋一派來故曹月川語錄絕似魯齋其躬行亦相似以此知儒者寔可行過乎言質過乎文

薛文清云爲學只是學天理人倫外此便非學予作格致編亦以從天理人倫做起蓋前此曾行了凡功過格覺得都是分外故也

文清得力靜處多故其語錄多論道體之言

胡敬齋與陳白沙俱學於吳康齋以程朱爲宗故敬齋白沙俱以敬爲主白沙和此日不再得詩吾道有宗旨千秋朱紫陽說敬不離口示我入德方是也至後來自成一家始以自然爲宗敬齋則始終一敬字做成

白沙是曾點一家只是天機動盪非性與天道全體太極之天

湛甘泉隨處體認天理之說即所謂隨事精察也亦無甚不是處而陽明謂求之於外此是陽明認錯然甘泉卻未見體認之實讀全集可見

邵文莊喜道學而未嘗標道學之名不喜假道學而未嘗辭道學之名循循勉勉爲所當爲而已此薛文清一派也後輩極當效法

蔡虛齋篤信朱子蒙引於朱註一字不苟似乎太過予觀宋元以來諸儒爲朱學者大抵如此故制行亦卓然不苟此朱學之所以爲無弊也

陽明致良知三字尙不妨獨無善無惡謂之性有善有惡謂之意知善知惡是致知爲善去惡是格物四語宗旨未妥不但無善無惡句未妥卽爲善去惡句此是修身如何謂之格物

整庵困知記專爲陽明而作是時陽明良知之說徧天下又改大學古本抑朱崇陸天下靡然向風故整庵起而論正之其開卷數章卽首以心性儒釋爲辨蓋爲此也是時陽明之徒盛故先生之學反爲所掩然精意所存不可磨滅至今有識之士皆尊而信之有以夫

魏莊渠見地極高卓極端正氣象稍迫促當時爲陽明所掩

龍溪論性曰萬物無漏之眞體形生以後假合爲身又曰父母未生前本無防染有何修證天自信天地自信地有言皆是謗六經亦葛藤齒是一把骨耳是兩片皮更從何處著言與聽又曰囚地一聲不知此身在何處此類打合釋氏論死生曰常無欲以觀其妙未發之中也常有欲以觀其竅已發之和也萬物芸芸以觀其復愼獨也不睹不聞本體萬物戒懼愼獨工夫火候又以日魂爲良知月魄爲法象此類是打合道家一生伎倆不過如此一部語錄不過如此欲奉三教者竊此數語足矣故世俗小聰明人最喜之

心齋之學雖粗然以一不識字竈丁而能如此卻是豪傑有氣魄鼓動得人故當時泰州一派亦盛然接引者多是布衣又多死非命如顏山農鄧豁渠何心隱之屬亦學問粗疏一往不顧之所致也

海剛峯人多以氣節目之讀其全集知剛峯眞能學聖賢者其學一以不欺爲主而力行之勇尤不可及已能透誠意關矣昔

儒稱誠意爲人鬼關若過得此關便是聖賢地位人物非氣節二字所能名也其過當處是正心工夫尙有未盡格物致知工夫尙有未到

羅念庵雖講良知而能深知王門之弊特是時狂瀾方倒不能力救耳

講學之風嘉隆之末萬歷之初而弊極凡諸老相聚專拈四無掉弄機鋒閒話過日其失更不止如晉人之淸談矣海門周汝登當時推爲宗主著聖學宗傳自以爲得心宗之正講無善無惡於南都許敬庵聞而疑之作九諦相難汝登作九解以解之敬庵之學於時獨爲純正然所得亦淺一杯水豈能救一車薪之火哉

心是活物須與他箇規矩纔可入道古人所謂心法也只此一箇字心宗家所最不樂聞他動說無法無法二字不知陷害多少後生在

顧涇陽先生當三王之學之後特起無師承能以性善之旨破無善無惡之說小心二字塞無忌憚之門橫砥頹流可謂豪傑之士

涇陽言無可無不可是孔子小心處此開闢救世語當時學術波靡皆以鄉愿同流合污之實託孔子無可無不可之名要而言之只是無忌憚只是膽大故涇陽點出小心二字見得孔子此處全是時中稱斤估兩直是分毫差移不得豈得以縱心任意爲無可無不可也此語眞是有功世道

天下事是認眞人做當涇陽刱東林書院時同志雖多然徹始徹終認眞到底惟以此事爲安身立命者高忠憲一人而已朱

子有云此事不是拌生捨命而前如何得成就
或以忠憲爲偏於氣節者非也聖賢立身行事只是因時而起
豈有一定之成格當商之末微子豈欲去箕子豈欲奴比干豈
欲諫而死時爲之也忠憲之氣節亦因乎時而已於學問何加
損哉
予嘗聞友人述前輩之言以鄒南皐爲狂高忠憲爲狷馮少墟
爲中行而未見少墟著述近得其集見辨學錄論儒釋之辨極
其精晰其餘皆平正切實立身進退俱無可議中行之言不虛
也
念臺人譜編是爲接引初學而設俾得躬行實踐極是妙法以上
諸儒類
昨偶看老莊識破他學問根蒂人多以爲老子性陰莊子性傲
故其學如此又不知大道故流爲偏僻非也兩人皆絕世聰明
且與孔孟同時文武風流未遠豈有不知大道之理只是他腳
跟未定志氣不堅爲世界所轉移便要使乖老子是周衰時人
正道已行不得孔子所謂道大莫容也他便收斂韜藏以退爲
進所謂知其雄守其雌知其白守其黑將欲取之必先與之也
其謙沖儉嗇處全是一團機心故曰無爲而無不爲又曰以無
事取天下所以其流爲申韓老子是藏形匿影的申韓申韓是
出頭露面的老子若莊子則其時全不可爲矣若要爲便做申
韓他又不屑做儒又行不得而又不甘自處於諸儒之下故其
言恢恑自恣謂諸儒爲賤儒而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要絕類
離羣更出聖人諸儒之上不曰天下不可爲而曰我不屑爲要
之俱是使乖是爲世界所轉另尋一頭路透出孔孟則決不如

此

莊列本楊朱之學故其書多引用其語看來天地間只是愛爲我的人多不但清談放廢之流即偏於退隱之人亦是也不但草衣木食之流即權謀功利之人亦是也總之自私自利楊朱之學亦是老子出來蓋其愛占便宜也老子是悄然占便宜楊朱是明白地占便宜申韓之占便宜則更自惡很了墨子願太大行太苦由其願大故後世以孔墨並稱由其行苦故當時之人亦少有傳其學者所謂逃墨必歸於楊亦行苦而難學之一證也

墨子之學似非隨時轉移然於爲人工夫上太過一分亦是趨世情之好即論語或人所謂以德報怨之類也若聖人則止是平心而行無過不及

孔子生平未嘗輕易罵人惟於鄉愿則曰德之賊也又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若深恨之者蓋天下惟此等人最能亂德

孟子非之無舉一章最說得痛快學者須於此處辨得分明

問老莊之學無用反不如管韓申商似有實際可以治國曰若論實際老子更勝諸子他更做得不露形迹史記老子贊所謂虛無因應變化無窮也其所以不及吾儒者只是此心略有邪正之分若諸子之實際只是粗迹

管韓申商四家之中管子近正他猶有周官法度之遺意其用意病處在寄軍令三字不然竟是周官法度矣申韓商三子之學雖有實際然苟行其術必至殺身而後已

蘇秦張儀只是弄口角更不成甚學術比管韓申商又低當時

六國之君已不成其爲君所以苟且就功名之流窺破情實只是揣摩事情恫疑虛喝以出其金玉錦繡卽秦用張儀亦非全藉其力治耕治戰自有商鞅諸人只用他在外走動虛張聲勢問孫子兵法如何曰此非王道之正王道兵法見於書之步伐止齊及周禮伍兩卒旅軍師之制後世李靖兵法及戚繼光練兵紀要近之若孫子只是兵家術數然後世人心詭譎若欲用兵則雖儒者以王道爲本亦不可不窮術數之變蓋知彼知己而後能克敵也要之此只是一家之學苟有人能乎此亦可爲國家一將之用非比老莊申商以學術亂天下也

問荀子或以爲儒或以爲異端何如曰荀子純粹不及孟子力量不及楊墨徒以性惡禮僞之言取譏於後世雖其書略有可取之語不足道也

問昔人荀揚並稱揚雄之學與荀子同否曰揚雄只是文人更無實際其太玄經只是摹擬易經揀難的說以驚世釣名然描頭刻角畫虎不成不必美新而後知其不濟

凡古之專家伎術如天文形勝兵農水利醫藥種樹陰陽伎巧之類皆儒者所不廢但當以正用之耳

凡學術之歧盡出於周秦之時其變態已極矣至後世則惟有祖述更無特創者雖釋道二家起於周秦之後然二家不過是老莊變換其作法耳

佛氏之說處處去得只欠一理字今整庵云楞伽四卷並無一理字亦可證吾說之不謬又朱子云禪家最怕人說理以上異學類

古書最多斷簡錯簡必以古本爲是者非也古書最多脫略必以今本之經傳分明字字註釋爲是者亦非也章句之分自二

程及朱子已自不同豈可執一爲據吾輩讀書只是得其大意可以爲身心之資耳若必拘拘分章分句辨古辨今反落第二義只陰陽兩畫天地萬物之理盡矣全部易經已和盤托出矣未審讀者能信得及否

天地間只是陰陽陰陽只是對待原無偏重伏羲畫卦亦是如此至文周繫辭孔子贊易便有無限扶陽抑陰之心此所謂參贊裁成也試看乾坤兩卦文周於乾之卦爻辭何等乾圓潔淨明白正大至坤則便增許多周折許多警戒孔子於乾之彖象文言何等張皇贊美反覆詠歎至坤則寥寥數言惟勉之以從乾而已蓋伏羲之易先天之易也先天之易未嘗不具後天之用而畫卦以體爲主則卦自當如此文王之易後天之易也後天之易未嘗不本先天之體而繫辭以用爲主則辭自當如此

非但道理卽世變亦然故曰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若使乾坤兩卦語語皆作對待一部易經豈不死煞易稱卜筮之書聖人所以前民用至於君子則無待於卜筮者易之吉凶不過決於理之是非民不知理故聖人教以卜筮君子明理理之所是則趨之理之是非則避之死生利害固有不計者今人動謂易爲趨吉避凶之書至以卜筮爲智巧規避之事試玩易辭占何嘗有一毫規避

昔朱子稱周禮爲周公運用天理爛熟之書予於易亦謂是四聖人天理爛熟之書若目爲智巧趨避則一團人欲矣

皇極經世書性理書所載乃蔡西山經世指要蓋因康節子伯温所著一元消長圖而推衍之非康節之全書也若欲究康節之學必須讀其全書讀全書而更閱指要則全書之意燦然矣

然此月是一種學問學之卽不通知亦不妨蓋欲精究之恐反有舉一廢百之慮觀當時二程同時朱子相去不遠俱不肯汲汲於邵子之學意可知矣知矣

通書西銘當列於四書五經之亞使學者熟讀

五經四書格人此心之理靈樞素問格人此身之理一身之理尙不能格何能格物

正蒙書中雖有一二欠自然語然卻多開闢處凡天地陰陽鬼神律厤幻渺難知之理皆精思刻論發諸儒之所未發其有功於吾道不淺學者不可不讀以上經子類

史文失實最多然褒貶失實後世猶爲可辨至於紀事失實則不可考矣甚矣史官得人之難

戰國之末天下鬬爭吞併習以成風非大反其習無以爲治此時雖有聖人起必將改封建爲郡縣因時制宜不得膠執古法也秦之速亡自由强暴不由郡縣

戰國末處士橫議已極異端蜂起非焚禁亦無以遏其勢但不當併及三代詩書耳此李斯所以得罪萬世也世云始皇坑儒恐此時被坑者亦無人可稱儒者魯仲連一狂生耳而義不帝秦而欲赴東海況爲眞儒而尙甘處咸陽耶

商鞅徙木盲頓射愛姬名馬趙高指鹿爲馬總之同一術數此皆所謂申韓也

每讀史至漢高殺功臣未嘗不深惡之以爲漢高陰鷙忌刻同於越句踐由今觀之亦誠是不得已蓋漢高君臣本以智術合非有道德仁義之素又共逐秦鹿高材捷足者先得之非素定君臣之分其氣各不相下特屈於智耳韓彭既殺之後猶有拔

劍擊柱者則其先可知也故漢高之殺功臣雖漢高之忍然亦
諸將有以致之是以爲功臣者貴早識天命
鼂錯之術純是管商且入粟拜爵起後世賣官鬻爵之弊不可
爲訓然其意在損貧民賦并赦農民租則甚可喜
七國僭侈無制不能以禮格以德化而區區以削臨之技亦窮
矣而削之無漸同時開釁徒爲天下藉口耳讀此益令人致慨
於遜國靖難之間
矯制發粟此非汲黯之能實漢法寬大及武帝好賢之所效也
試問後世能復爲此否
兵不解便當有兵患唐藩鎮之禍皆兵不解之故也
周世宗者不但聰明英武而知人愛民動得大體又御世無幾
而所爲皆有經世之意蓋仁智勇兼之者也愚謂三代而下人

主中當以世宗爲第一
宋最多君子然君子多不和安石在朝則攻安石司馬光在朝
則又與司馬爭論至如哲宗時羣賢濟濟可謂盛矣而又各立
黨安得不積漸以至於亡
周子曰天下勢而已矣一部廿一史只如此看去
讀二程子書親切莫如文集文集皆二程手筆煌煌著作平生
盡見次則經解經解猶當日手筆也遺書次經解外書又次遺
書蓋遺書雜出門弟子手筆外書則并出外人也
朱子語錄中冠昏喪祭皆淺近切實可行所謂禮以時爲大也
伊川所論便太泥古如以尸爲必當立影神爲必不可用皆太
拘
呂覽審時任地辨土三篇眞精於農田之言無一語非實用

雅與鄭之分只是正與淫之別其要處只就志與辭觀之而已有志辭俱雅者有志雅辭鄭者有志鄭辭雅者有志辭俱鄭者志辭俱雅關雎鹿鳴清廟諸篇是也志雅辭鄭鄭衞諸風是也若志鄭辭雅及志辭俱鄭則三百篇之後世比比皆是矣然亦有辭鄭而志雅者唐宋諸人諷刺諸作是也有志辭俱雅者淵明田園諸什子美北征諸篇是也誰謂刪後必無詩哉

鄭樵論樂府曰得詩而得聲者皆列之三百篇謂之風雅頌得詩而不得聲者則置之逸詩今之樂府章句雖存聲樂無用此欺人之論不通之甚者也夫聲詩原自相合如今之詞曲皆然未有曲淫而聲正亦未有曲正而聲淫者今以聲詞判而爲二而歸重於聲此欺人於不可知而謬爲要眇精微之說也昔宋時陳體仁亦有此論朱子非之有云詩之作本以言志而已方其詩也未有歌也及其歌也未有樂也以聲依永以律和聲則樂乃爲詩而作非詩爲樂而作其言最爲原本以上史籍類

文鈔

與陳言夏論易書

易者所以明天道正所以盡人事學易者當盡人以合天伏羲畫卦示其體也文周繫辭著其用也孔子贊易體用兼明然而四聖人之意嘗在於用蓋聖人作易本爲教人人之學易非用莫由知其體故孔子曰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則知易是寡過之書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全在於此自秦漢以來等爲卜筮京房焦氏流入數學易乃大晦自康節發明而理與數始顯至朱子周易本義成分發數聖人之蘊而其用一歸於教人然後前此言氣數者迺折入於理而不敢爭明興以來莫有異議

然而以易明世者未之有此無他其賢智者以爲彌綸天地而不敢究其愚不肖者以爲卜筮而無事於屑屑也愚謂學易之道當先從用始繫辭傳曰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樂而玩者爻之辭也又曰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則知學易工夫全在事爲未感時沈潛玩索每閱一卦便當認其卦名辨其卦體相其陰陽總其大略前後左右象變辭占無不貫洽而後一卦之義出每讀一爻便當定其剛柔別其邪正考其位序審其偏中上下四旁乘承比應靡有遺憾而後一爻之義全於是乃進參以己意設身處地上下古今揆其時勢度其情理而臆斷之何者是吉何者是凶觀其與古人合否以驗吾心體其合則天理之公也其否則人欲之私也公者存之私者去之用力既久心體自純出應萬變沛然莫禦不

俟卜筮而知吉凶中庸所謂至誠如神也到得至誠已是全體太極大自天地陰陽細至昆蟲草木罔不具於吾心擡頭舉目無非易理未嘗求體而體自具故孔子繫辭二傳多言人事至說卦廣卦序卦雜卦縱橫開闔無不如意此正以明用至則體立人盡則天見決無用未至而可與言體人未盡而可與言天者也故愚意欲學者學易專用力於人事而天道則俟其自合用力人事而天道未至即中道而廢不失爲謹行之儒用力天道而人事不修即致極精微未有不墮於術數空冥之學者故特揭此願與吾兄及二三同志共勖之其以爲然否

答郁儀臣論學校書

儒治之所以不同於吏治者只爲一起手便不同儒治從教化上做起吏治從刑政上做起秦以前儒治也秦以後吏治也其

原本只在學校之興廢而已今夫人有欲爲梓匠輪輿者則其父兄必使之從游於梓匠輪輿之師學爲方員平直而梓匠輪輿之師亦必儼然執規矩準繩而告之以執爲方執爲員執爲平直三年而學就然後離師而游執器而運則梓匠輪輿沛如也學校亦然欲使之修己治人則必使之學爲修己治人之道若何而爲格致誠正若何而爲修齊治平然後使之居得爲之位抒平昔之學三代以上之天下所以久安而長治者此道得也自秦夷滅先王學校之制有欲學法令者以吏爲師後世相沿雖制度代有變更究不出吏治二字則亦行秦之法而已至於三代之制則未有能復之者使天下何由而覩作人之盛哉況於制度之變更則尤有可慨者焉秦制學法令者以吏爲師秦時法令不善耳若法令而善則學而後入政猶孔子所謂道之以政齊之以刑也至漢則不然雖有學校而無學校之制聽天下自爲學術而上之人從而舉用之故漢治最雜有用儒治者有用黃老者有用申韓刑名者然彼雖未嘗以學校教人亦未嘗以教法壞天下之人才也晉唐以後則又不然治天下初未需文章詞賦而教人學作文章詩賦至於學成而售矣則又使之委而棄之而用吾所謂居官之法律是學校之制三代善教秦不善教漢不用教而晉唐則又教壞人才而後用之也嗚呼亦可慨矣然則欲復三代之治非致力學校亦何以哉所以弟向作治通只推原孟子封建井田學校三大旨而尤以學校爲政治之本正與仁兄同意而仁兄思治錄則又準今酌古使末世亦無不可行尤爲近裏著己拭目速成以慰飢渴

答王周臣天命心性志氣情才問

昨讀性理見諸儒論心論性紛紛不一取譬繁多指意廣遠嘗竊歎之以爲輯書者當未是知道之人也夫性命之理孔子罕言聖門高弟所不得聞至宋儒始明白而析言之豈難於孔子而易於宋儒哉孔子不得已而不言宋儒不得已而言皆爲世道人心之防不可不知也夫人之心知未至而與之言則疑知既至而不與之言則又疑與之言而或出於雜則益疑孔子之時人罕有推究心性者此知未至之時也宋儒之時人無賢愚皆高談性命此知已至之時也知之而恐其或誤則不得不言然諸儒語錄多門人所臆記而書者其言頗雜雜則後學見之非誤用其心則致疑於前人將有無所適從之懼此皆主教者之責而輯性理者殊貿貿弟故疑爲未必知道之人而吾兄來札問及心性亦言書本未可全靠其與我同心哉精微之理弟未及知然即目前所見不敢不爲相知道也夫性命心志意氣才情爲名雖殊然知之非難以諸儒之所詮釋反而求之吾心合者存之疑者闕之然後從源而數如木之由榦而枝水之從源而流可次第曉也夫天地之間蓋莫非氣而其所以然之故則莫非理理與氣在天則爲天之命在人則爲人之性性與命兼理與氣而言之者也夫性與命兼理與氣言而宋儒專言理何也曰兼言理氣道其全也專言理明其主也欲知性知天則不可不觀其全欲率性事天則不可不知其主故宋儒言理而未嘗不言氣在觀者自得之耳若夫心則又易言矣張子曰心統性情邵子曰心者性之郛郭二說皆得之而吾以爲皆未全張子偏於內邵子偏於外蓋心者合神與形而爲名且其所統亦非特性情并夫意與志與氣與才而皆統之故即有是性則

感物而動喜怒生焉謂之情情生思維圖度謂之意意念專決謂之志志定而浩然盛大充於中不撓不屈見於外謂之氣有是數者而能擴充之謂才莫非心之所全則莫非性之所具也莫非性之所具則莫非天之所賦也而難知乎哉雖然知之非難用力爲難吾兄之所問雖未及於用力然弟又將言用力之方矣嘗攷之於書孔子言知天命言正心誠意子思言率性孟子言存心養性立命持志養氣稱名甚繁分途復眾此孰急孰緩何後何先以愚觀之蓋莫急於知性夫性之微妙初學安能知然而不難也人雖至愚皆有四端之發見學者反而觀焉而能自見其四端之發見則所得乎天之理在是矣質雖至雜不過剛柔之過不及學者反而觀焉而能自辨其剛柔之過不及則所得乎天之氣在是矣既得所謂理與氣者是性而又求所以盡情則又反而思之理者人之所同也氣者我之所獨也從乎同則理至而氣從焉而日進以至於天從乎獨則氣勝而理亡焉而日流以汨於人是故君子權理氣之重輕而獨致力於其重於是有窮理之學夫窮理之學格致是也理在吾心而乃求之天下之物何也曰此儒者之道所謂體用合一而孟子之所稱萬物皆備於我也一物不備不足以踐我之形一理未窮不足以盡性之量故君子之學能立命者以其能盡性也夫性未可遽盡而理可以漸窮學者有志於窮理則必事事而察之日日而精之時時而習之漸造漸進以至於極爲神爲聖莫非是也然而又非馳騖於窮大之謂也馳騖於窮大而莫爲之主則事至而紛糾事去而放逸雖有所得旋亦放失是故君子又有居敬之學夫居敬之學則誠意是也誠意之始由於不欺一

善不敢飾一惡不敢隱至功夫再進則眞心發矣將欲飾善而自知恥將欲隱惡而自知愧至功夫又進則謹愼至矣幾微之善亦無不存幾微之惡亦無不絕至功夫更進則戒懼生矣無善可憑而常惺惺無惡可絕而常業業誠之至也敬之至也故中庸以至誠爲聖人朱子以敬字爲聖門第一箇字蓋眞見千聖相傳止此一法有是法然後有以窮天下之理而爲盡性爲至命可以卽此而造極無是法則爲異端爲曲學爲俗儒所爲入於邪僻委瑣而不可救也故居敬窮理在聖人爲一貫之學在學者爲入德之門卽此下學亦卽此上達初無有二凡前此之所爲持志爲養氣功候既到則自然兼之不必棄吾之約就彼之繁而意緒紛亂迄無成功也故弟願與同志者約未見心性則汲汲於求知不可諉爲疑義而不知既見心性則汲汲於求行不可徒爲空言而不行必以自心有得爲主而性理諸書則輔之庶幾取益於書而仍不爲書所惑也弟之所見如此幸有以正之

答王石隱論一貫書

凡看書不但要書義明白是要身心明白亦不但要身心明白須是身心與書義融洽貫通身心卽書義書義卽身心彼此無間纔是工夫纔爲明白某自庚辰辛巳來悟得理一分殊當然所以然統體太極物物太極小德大德與夫常變經權亢龍有悔諸義便似於一貫微有所見與同志言輒好論一貫以爲一貫之義必如此乃得然閒以己意質之一貫章徧觀註說更博採大全議論覺得身心與書義多未融洽今年春與及門諸子講一貫章亦只是舉註說爲主雖略伸己意然未敢執以爲是

覺此章書終是程子朱子之一貫非我之一貫閏四月念九日夜偶念及此因捨去集註而專求之正文心胸之間恍然若有所得乃知向來所見頗自不錯卽集註亦明明說出但語未透快故使讀者未能領略愚意貫只是通字通者不礙之謂也凡人未至一貫雖竭力躬行每有所礙竭力躬行者卽所謂隨事精察也隨事精察如行忠必主於極忠行孝必主於極孝此未嘗非是然未至一貫則行忠或以礙孝行孝或以礙忠又或行忠而卽礙忠行孝而卽礙孝行忠礙孝趙苞棄母全城是也行孝礙忠子胥鞭平王尸是也行忠礙忠行孝礙孝則仲由荀息申生伋壽之類卽如曾子其事親之孝可謂至矣極矣而芸瓜受杖則亦昧於大杖則走之義是卽所謂礙也是卽未能知其體之一也惟一貫者不然行忠則極其忠而不礙忠行孝則極其孝而不能兩盡而或主於忠或主於孝究竟忠孝俱得而忠不礙孝孝不礙忠此卽所謂通也此卽所謂泛應曲當用各不同而聖人之心渾然一理也繫辭有云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朱子註云會謂理之所聚而不可遺處通謂理之行而無所礙處何謂理之所聚而不可遺處謂如一事而關係君臣又關係父子又關係夫婦舉此則失彼無可或遺也何謂理之行而無所礙處蓋既看得定則權其重輕君臣重則從君臣父子重則從父子夫婦重則從夫婦只就一路行而此不礙彼彼不礙此故謂之通通者權也權而得中故曰典禮典者常也經也程子所謂權只是經也是卽一貫之義也故學者隨事精察而不知一貫謂之知分殊不知理一謂之知當然

不知所以然謂之知小德不知大德謂之知物物太極不知統體太極謂之知常不知變謂之知可與立未可與權謂之亢龍有悔既知一貫則理一分殊當然所以然小德大德物物太極統體太極常變經權知進知退知存知亡知得知喪觸處洞然一了百當天地之間無復餘事矣至此者謂之聖知此者謂之賢過此以往者謂之神蓋未有不知一貫而可與語聖人之道者也然門人未達而曾子告之以忠恕何也忠者立心之本也恕者所以求通之方也無立心之本則凡事不可成無求通之方則雖能成事而終無以入聖賢神化貫通之域故門人所問者一貫而曾子告之以忠恕忠恕者造一貫之階梯也朱子註曰盡己之謂忠推己之謂恕其於字義固得之矣然又曰曾子有見於此而難言姑借學者盡己推己之目以發明則忠恕之

於一貫似猶取其依稀彷彿而未能確有所謂也程子天道人道之言極爲精切而學者猶病其深微未能言下卽了故愚於一貫之義前此雖已見及而胸中未能釋然者一則註說未融一則忠恕二字未得一好註腳確然與一貫相通而不可易未敢執以爲是前夜獨坐猛思得大學絜矩二字是忠恕二字註脚所惡於上一節又是絜矩二字註脚就忠恕二字以證貫通之義猶未爲醒確就絜矩二字及所惡於上一節以想貫通之義則忠恕二字分明有八面四方玲瓏透徹之意學者未識一貫而欲求一漸造一貫之方孰踰於此既得此義心胸之間洞然如撤牆壁乃知前此所見未嘗不是註說未嘗不同至今日而身心書義始渾融無閒然後方可謂程朱之一貫即孔子之一貫我之一貫即程朱之一貫而無彼此之隔也微有所窺不

敢自私故以質之吾兄及介石先生虞九言夏彼此論辨之間大旨雖未嘗不同而言各有異此章書眞義理淵海矣至於悟境時闊樂不可道則誠有之弟自丁丑迄今未可計數每至會心獨得輒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然小小會心亦未足言惟於斯道中大頭腦處終年未悟一旦豁然或出之精思或得之無意此時快樂殆未可與不知者道吾兄亦頗能領略否但此等境界亦非一時一處正如登泰山至一峯則有一峯之勝自謂妙境已盡於此及更一峯則又輒復惘然因知此心此理之無窮盡若夫身登絕頂四顧豁然日月河山俱在眼底此時此際殆非人境一貫諸義庶幾近之矣顧知之非難至之爲難弟之於此亦僅窺其彷彿耳未敢云知況於至之乎然私心之樂則有不敢誣者故因問并及之

治鄉三約序

天下不可不以三代之治治也不特天下爲然即郡邑且然矣以三代之治治天下其要在於封建以三代之治治一邑其要在於畫鄉鄉者王化之所由基也有民人焉有社稷焉故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欲治一邑亦治一鄉而已矣夫治民猶治兵然什什伍伍分節而制之總綱而挈之以天下之大而一人自治而有餘分數明也古者成周之治體國經野設官分職既已盡天下而封建之矣而畿內之制則又詳於都鄙之法所謂王化起於鄉此也是又率畿內之地而封建之也今者三代之制雖不可復然古有比閭族黨今有廂坊里甲其名異其實同而古今不相及者何也自用用人之法殊繁簡疎密之制異也夫今之耆正里排地方保甲即周之鄉大夫州長閭胥

黨正之類然古者職以上士或任大夫皆爲官役民而今之耆正里排地方保甲則皆僉點富民及無賴之徒爲之任其事者不謂之職而謂之役又何怪乎長民者之政令繁多日不暇給哉故夫欲復三代之隆非明於自用用人之術繁簡疎密之制不可以垂拱而治則請得言由今之道而可以臻古之治者其法有四曰鄉約也社學也保甲也社倉也四者之名人莫不知四者之事人莫不行而卒無致三代之治者用人無法而四者之義不明也夫何以謂之社學保甲社倉也孔子之所謂足食足兵民信孟子之所謂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也夫何以謂之鄉約也約一鄉之衆而相與共趨於社學共趨於保甲共趨於社倉也四者之中鄉約爲綱而虛社學保甲社倉爲目而實今之行四法者虛者實之實者虛之綱者目之目者綱之此其所以孳孳矻矻而終不能坐底三代之治也是居敬行簡之道未得也居敬行簡之道得則又當致精於用人仲弓爲季氏宰孔子教以舉賢才子游爲武城宰以得人爲問得人之爲用不淺矣得人之爲治不難矣愚故仿周禮之意爲治鄉三約而又拳拳於爲上者之得其人而任之也

附錄

四明錢忠介公牧太倉一見先生奇之曰他日必以魁儒著張受先謂之曰講學諸公寥寥矣蕺山其今日之碩果乎曷與往叩之先生擔簦從之受先不果而止後西安葉靜遠蕺山高弟也貽書討論先生喜曰證人尚有緒言吾得慰未見之憾矣全祖望撰楊亭先生傳

案姚江史子虛亦蕺山高弟至太倉論學先生辨陽明性

無善無惡之非與子虛不合見與張受先書中是其與蕺
山宗旨實有異同謝山所言不無標榜之見國史儒林舊
傳謂少從劉宗周講學尤爲失實

西山張公視學三吳禮聘纂修周程張朱五子書以原書數百
卷學者窮年觀之不得其指歸請輯其要頒示學宮乃約門弟
子編爲六十卷語錄類要皆有序論發凡緒言或問共百有餘
條行實

案書成名曰儒宗理要凡例載始於丁酉之秋刊於戊戌
之夏僅八閱月陸清獻閱之以爲疏淺西山急於成書雖
屬梓亭相佐多出門弟子之手後人亦列之先生著述中
正如朱子綱目非盡出手定也

先生自述於性學工夫不啻數轉初隨時師說有義理之性有
氣質之性亦同禪和方外談說不覩不聞無聲無臭父母未生
前無始以前眞己至丁丑下手研窮始覺禪和方外固非分性
爲二者亦非於是得力於理先於氣一言於理氣之間盡心體
驗始知太極爲理兩儀爲氣人之義理本於太極人之氣質本
於兩儀理居先氣居後理爲主氣爲輔然終覺性分理氣究未
合一既而悟理一分殊之旨與羅整庵暗合便覺理氣融洽性
原無二然未察人與物性同異處也既而知人與萬物之所以
同又知人與萬物之所以異於朱子論萬物之一原則理同而
氣異論萬物之異體則氣猶相近而理絕不同二語大有契入
於是又識得天地萬物本同一體處然終以先入之言爲主以
爲孟子論善只就天命之初繼之者善處論未敢說到成之者
性直至己亥始覺成之者性以前著不得性字既說成之者性

便屬氣質既屬氣質何云性善於是曠覽天人之原博觀萬物之際見夫所爲異異而同同者始知性爲萬物所同善惟人性所獨性善之旨正不必離氣質而觀也於是取孟子前後論性語反覆讀之始知孟子當時亦只就氣質中說善而程朱以後尚未之能晰也於是又取孟子以前孔子子思之言按之無不同條共貫又取孟子以後周程張朱之言觀之周則無不脗合程朱間有一二未合而合者常八九也然未敢與世昌言至庚子講學東林始微發其端丙午論性毘陵始略書其概然而性與天道難言之矣世之學者尚未見第一二層而遽與之言第七八層安得不駭而欲絕哉思辨錄

與及門論天體聞者多不省適有琉璃明燈因令周生翼微以空處爲南北極而畫黃赤道及二十八宿於上手轉之觀者俱豁然因思燈圓雖似天體而人在外觀猶爲未盡有大力者當爲琉璃圓球如屋大刻畫恆星赤道於上而開其南極爲隙以入人坐其中設機轉之日月道亦另爲機轉之而設火於外琉璃體明諸星燦然頻察仰觀仍無一不與天合中間大地則刻木作地形以水浮之當天體轉旋時水與木仍居中不動似頗與天地之形相合同上

儀封張清恪公撫吳得思辨錄輯要推爲正學干城重訂刊行乾隆中採入四庫提要稱其學主於敦守禮法不虛設誠敬之旨施行實政不空爲心性之功於近代講學諸家最爲篤實其言皆深切著明足砭虛憍之弊四庫全書提要

陸稼書曰其辨同異晰疑似一準於程朱其於金谿新會姚江雖未嘗力排深拒而深知其流弊之禍其教人先小學而後大

學以立志居敬爲本而以聖經之八條爲程然後漸進於大學旁及於百家之言其先後次序悉洛閩之遺法也思辨錄序

張孝先曰六經四子周程張朱之書譬則神農本草黃帝內經長沙河閒東垣丹溪諸大家之奧博精深也得陸子爲之別其溫涼升降之品指其臟腑經絡之微釋其處方用藥君臣佐使之宜而又審運氣之不齊酌方土之各異務使用之者可以砭膏肓而起痿廢則陸子之爲人心世道計者至深遠矣同上

全謝山曰凡先生思辨錄所述疏證剖晰無不粹且醇其最足以廢諸家紛爭之說而百世俟之而不易者在論明儒梓亭先生傳

唐靜海曰先生之學主於身體力行不尙空知空論其辨物理至精至實非惟考覈之詳明實乃體認之精審是以窺見天人之微發周子圖說所未宣明程子朱子所未盡學案小識

梓亭弟子

許先生焜

許焜字舜光太倉人諸生梓亭之甥也幼從學嘗記所疑問於梓亭及陳確庵盛寒溪諸人者曰是正錄又效梓亭考德課業二錄自錄所得曰講學紀事輯梓亭與友人書札曰論學酬答梓亭思辨錄中答其所問頗多蓋及門親炙最久者參梓亭文集　年譜

郁先生植

郁植字東堂太倉人諸生幼擅文譽父儀臣與梓亭友遂從受業研究理學爲高弟柏鄉魏相國招梓亭北游辭不赴命先生及周鼎新沙一鄉曹禾往從學會顧亭林至京師以思辨錄就正亭林亦以日知錄付之使就正梓亭蓋兩人在里初會往返未見至是始通問也先生壽祺薦徵博學鴻詞未試卒參太倉州志

梓亭年譜

毛先生師柱

毛師柱字亦史太倉人諸生從梓亭學初刊思辨錄輯要前後集先生任校訂又增輯書文歌詩雜說三類爲續集未見刊本僅傳其手定凡例焉先生以詩名江淮間與冒辟疆王漁洋游晚歸里杜門不出亦高士也（參太倉州志思辨錄輯要）

孔先生興綱

孔興綱字蓼園江陰人明諸生讀書不事詞章從交城宋時旌講濂洛之學梓亭至江陰先生年逾五十執弟子禮惟謹梓亭語以居敬爲體躬行實踐爲用治平存乎遇修齊則儒者見在經綸也先生身體力行見諸實事著有四書講義家廟禮則求野齋集（參江陰縣志梓亭文集）

邢先生衡

邢衡字孟平號杏江江陰人積學躬行年八十一梓亭再過江陰扶病謁之稱弟子梓亭力辭先生舉昌黎生乎吾後聞道先乎吾之語堅請奉爲師梓亭作邢長者序贈之稱所撰學庸說二篇論格物格字有推勘裁成之意論愼獨爲絕情去識孤明炯炯又云當喜怒不喜怒當謀慮不謀慮何以治天下卽此可以知杏江矣有陳功者字凱侯崑山人明崇禎間獻策從軍授通判職運糧遼海有功鼎革後隱於江陰定山年亦七十餘同列弟子籍當時咸謂杏江凱侯猶陽明之有董蘿石也（參江陰縣志梓亭文集）

沙先生張白

沙張白原名一卿字介臣號定峯江陰人諸生負異才熟於史

事著論自結繩至明代次其是非得失見梓亭思辨錄有志於理學乞受業梓亭愛其才氣語之曰此事難言學成而人知之爲聖爲賢爲帝師爲王佐固分內事而不足矜抑學未成或學成而人不知非笑憎惡困窮拂鬱皆所不免子其甘之乎先生終著籍門下梓亭命門下四人至京從學於柏鄉魏相國先生及同里曹禾與焉魏公稱其於道統甚有所見王尚書崇簡亦重之館於家後歸里著書以終所著讀史大略行世工詩有定峯樂府（參江陰縣志　梓亭文集　年譜　梓）

曹先生禾

曹禾字頌嘉號峩嵋江陰人康熙甲辰進士初官中書舍人從王漁洋游以詩鳴因養母歸己未召試博學鴻詞授編修修明史累遷國子監祭酒未第時梓亭賞其文勗以先道後文始爲至文遂著弟子籍著有未庵集同時受業梓亭者尚有劉幽斯行事無可考見（參江陰縣志　梓亭文集）

湯先生誥

湯誥字公綸武進人諸生游淮徐間主講鎮山書院從游甚眾初爲詞章後師事馬一庵又事梓亭於天文地理河渠兵屯靡不研究（參武陽合志　梓亭文集）

龔先生士燕

龔士燕字武仕武進人著有象緯考厤言大略天體論暗虛論中星論交食論定朔考五星律呂新解梓亭講學常州贈詩云古今兩絕學六律與七政諸儒矜浩博至此皆倀倀武仕方弱冠心手已如鏡在宋蔡西山在元郭守敬先生與同里徐子盛人鳳無錫秦霖若施公烈同受學（參梓亭文集　年譜　武陽合志）

桴亭交游

陳先生瑚

陳瑚字言夏號確庵太倉人明崇禎壬午舉人少通五經求實學與桴亭相切劘有經世之志明末江南大饑婁江湮塞上書籌救荒之策凡預備之政三曰修水利廣樹藝便積儲防患之政四曰愼災眚早奏報懲游惰勸節省補苴之政四曰通商勸分與役弭亂軫恤之政四曰招流亡緩征索審刑獄恤病困又籌開三江爲論五篇一審勢二經費三役兵四實法五富國並上之當事不能行福王監國私議時事大計十條又續議五條南都諸公有具幣來聘者卻之避地於崑山之蔚村躬耕自給田沮洳導鄉人築隄禦水用兵家束伍法尅期而成後因其利居之數年創周急法社倉法約村人爲改過遷善之學招桴亭

諸友往集講學不輟後館常熟毛子晉家講學隱湖又講學於崑山如泉學者多歸之康熙初詔舉隱逸知州白登明以其名上固辭乃已卒年六十三門人私謚曰安道先生祀鄉賢著聖學入門書以格致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平分六目爲日程逐日分注以善過敬怠自考爲下手工夫推之小學爲養正之基內訓爲齊家之本並有條目從學者皆遵之雖州湯文正公撫吳以其書頒示學者卽其故居立安道書院又著有周易傳義合闡四書講義典禮會通治綱蔚村講規社學事宜開江築圍書荒政全書求道錄菊窗隨筆離憂集詩文集參史傳先正事略太倉州志年譜

聖學入門書

自序曰人之所同者心也心之所同者理也同此心同此理而

或不同者拘於氣質之偏而牿於物欲之累也氣質物欲不同矣而可以至於同者學也蓋嘗取而譬之木之生也曲直巨細長短之不齊然而有齊之者規矩準繩而已矣人之生也智愚賢不肖之不齊然而有齊之者學而已矣學也者爲人之規矩準繩也三代以上其法大備八歲而入小學十五而入大學蓋自王公卿士以及州閭族黨之俊秀皆莫不出於學而其所以學者又莫不出於一而無百家衆說雜揉於其間此治化所以日隆而人材所以獨盛也吾夫子以匹夫而師天下從其教者三千之徒蓋已衆矣而其所以訓成人而造小子者不越乎入孝出弟之數言與博文約禮之二事入孝出弟古者小學之法也博文約禮古者大學之法也然則大學小學豈非爲人之規矩準繩而作君作師之所不能外者哉秦漢而後下逮五季其

統中絕宋程朱大儒輩出始尊信聖經而考訂之兼輯內則少儀諸篇以補小學之闕然後古人之教法粲然復見明興紹百王之統緒集諸儒之大成於是大小學諸書家誦戶曉而課士取人以此爲準沿習既久則又僅爲口耳餖飣之陋習而毫無當於身心家國之際殊有悖乎朝廷建立學校作養人材之盛意噫亦可歎矣愚自崇禎丁丑始與桴亭陸子寒溪盛子藥園江子相約遷善改過之學時桴亭作格致編首提敬天二字窺見千聖心法愚用力此道頗得要領因定爲日紀考德法而揭敬勝怠勝於每日之首格致誠正修齊治平於每月之終自是以後同志漸廣旬有旬會月有月會講習切磋多歷年所方且以爲絕學可興而古道可復也不意巳午之交歲且洊饑蝗蝻疫癘民不聊生而轉盼之間更有不忍見聞者矣嗟乎國家之

盛衰視其人材之消長人材之消長視其教化之興廢教化興廢之關人心生死之會也人心不死則天命流行而乾坤立人心死則天命不行而乾坤亦幾乎毀矣治亂之故豈非人心爲之哉邇愚逖迹蔚村朝夕往來多瀾上數友而吾婁諸同學往往過而問焉間從虞輓長者游大約所感歎者世道人心之故所砥礪者道義名節之語始益信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而人皆可以爲堯舜非虛語也乃敢有蓮社之約其一章曰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竊附於呂氏藍田文公白鹿之意以期善相勸過相規然不過大略而已尙未足以暢厥指也不揣固陋復取大學中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之目條分縷析畫爲義例俾同人有所遵守而小學則本夫子孝弟數言約其大凡以附於後令遜遬二子亦從事焉合之曰聖學入門書悲夫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也愚年方四十茫乎未有知覺而道不明德不立曉夜以思爲之且懼且恥猶幸得從諸君子之後竊聞聖人之緒餘而輯爲是書願與吾黨兢兢奉行如規矩準繩之不可廢倘有聞吾黨之風振起而昌大之者將人心可以死而復生大道可以晦而復明三代之人材可以絕而復續也不亦千古之一快也哉

大學日程格致之學誠意之學正心之學修身之學齊家之學治平之學

大學者初入德之門而此日程者又入大學之門也格致誠正修齊治平大學之條目條之中又有條目之中又有目則此日程所載是也學者於此能究其精微之蘊而又推類以盡其餘則以至乎聖賢不難

格致之學格物者窮理而已近而身心性情之德人倫日用之常遠而天地鬼神之變鳥獸草木之宜皆理也考之事爲之著察之念慮之微求之文字之中審之講論之際皆所以窮理而致其知也厥凡有四曰學曰問曰思曰辨

誠意之學誠意者人禽之關君子小人之所由分也其要只在謹獨能謹獨則自慊也君子也人也不能謹獨則自欺也小人也禽也厥凡有二曰好善曰惡惡

正心之學心統性情者也操則存舍則亡厥凡有二曰存養曰省察

修身之學君子無不敬也敬身爲大言有物行有恆所以修身也厥凡有四曰威儀曰言語曰服食曰起居

齊家之學家難而天下易非以情勝理卽以義斷恩過與不及皆非也齊家之道正倫理篤恩義而已厥凡有六曰事父母曰友兄弟曰正妻妾曰教子孫曰睦宗族曰御奴婢

治平之學一命之士存心利物必有所濟故不必有天下國家者然後有治平之責也上下四旁事事絜矩物物得所治平之學在其中矣厥凡有四曰事君曰交友曰仁民曰愛物

小學曰程曰入孝之學出弟之學謹行之學信言之學親愛之學文藝之學

古者小學教人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事親取友隆師敬長之道詩書六藝之文夫子入孝出弟數言足以盡之矣今約其大凡定爲日程較之大學條例則簡而明簡則可守明則易從所以便幼學也使爲師者以此教而爲弟子者以此學亦可以養正而爲作聖之基矣

論日省敬愈君子莊敬日强安肆日偷小學不由乎敬則無以涵養本原而謹灑掃應對之節與詩書六藝之教大學不由乎敬則無以開發聰明進德修業而致明德新民之功敬之一字聖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有內敬主一無適是也有外敬整齊嚴肅是也有靜時之敬戒愼不覩恐懼不聞是也有動時之敬喜怒哀樂發皆中節是也有一日之敬終日乾乾夕惕若是也有一息之敬終食之間不違仁是也有統體之敬欽明恭己聖敬日躋緝熙敬止是也有物物之敬足容重手容恭非禮勿視聽非禮勿言動是也先儒曰敬勝百邪入小學者一日之中時時若父母之訓誨師保之提撕入大學者一日之中時時若上帝之汝臨鬼神之來格豈非所謂一敬立而萬善從之者乎故窃有善而未必敬者矣未有敬而不善者也學者誠由是而用力焉則庶乎近道矣

論日省善過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遷善改過此君子集義之學也顏子得一善則拳拳服膺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所以爲聖人之亞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所以爲百世之師古之聖賢下學而上達未有不從事於遷善改過者也或曰儒者分卑而力微無善可爲無過可紀奈何曰人之爲善非必有所矯揉造作而爲之也善過無他是非而已但於一動一靜之間存心察之何者爲是是即爲善何者爲非非即爲過則善過將有不可勝道者矣況天下之理無有介於善不善之間一出乎善即入於過而又何善之無可爲何過之無可紀哉然善過一也有似重而實輕似輕而實重者有本爲善而有爲而爲反可爲過有本爲過而觀過知仁反可爲善者即此便可窮

理便可精義此存乎吾心之權衡臨事之裁斷能用力於此者當知之

附錄

先生以天下多故講求經濟凡天文地理兵農禮樂旁及奇門六壬之書無不研究時時橫槊舞劍精於技擊以習爲有用之具太倉州志

以全史浩繁編爲四大部以政事人文別之政部分曹事部分代人部分類文部分體手書巨帙各數十略能背誦先正事略

初與桴亭同行袁了凡功過格既而知其與程朱之道尙隔一層乃別商定進德修業之法自崇禎丁丑爲始行之後撰聖學入門書卽本於是年譜

先生以經世自任嘗論理財曰管子富國之法大約籠山澤之利採輕重之權在上不在下使富商大賈無所牟利桑孔之徒師其意以爲均輸平準之法而不知其合變何也管子霸道也可施之一國不可施之天下苟利吾國鄰國雖害不恤也爲天下則不然此有餘彼不足不足者亦王土也此享其利彼受其弊弊者亦王民也故桑孔用之漢而耗王呂用之宋而亡其論申韓曰申韓刑名之學刑者形也其法在審合形名故曰不知其名復修其形形名參同用其所生又曰君採其名臣效其形形名參同上下和調蓋循名責實之謂今直以爲刑法之刑過矣先正事略

唐鏡海曰先生語語切近處處鞭辟近裏不襲明季講學家窠臼故婁東之學特爲篤實云學案小識

盛先生敬

盛敬字聖傳號寒溪太倉人明諸生長桴亭一歲年十五卽與同學凡三年遭家難遠徙後歸復與桴亭及陳確庵江藥園同講學經史百家罔勿根究矢志存誠主敬之學退而各有日錄互相糾勉桴亭思辨錄皆出隨筆紀述先生與藥園爲分類纂輯焉厭薄聲華不事舉子業明亡後教授寒溪上以成就後學爲事平生孝友居喪三年不飲酒食肉有弟遇之無禮終始怡怡所自著有讀史彙考形勝要略續高士傳成仁譜寒溪集門人私謚貞介先生（參先正事略太倉州志）

江先生士韶

江士韶字虞九號藥園太倉人明諸生學以桴亭爲歸助輯思辨錄爲之序略曰自朱子以後羣言淆亂莫知折衷其溺於詞章率於訓詁者無論已自禪學盛而二氏標榜於是異學與正學爭自心宗盛而三教合一於是儒者與儒者爭浸淫至於末季所推儒門巨擘大約爲異端立赤幟耳或樹敵門外或操戈室中其指似異其害同也桴亭之爲是書爲衞道計耳同時理學諸儒多著述先生以爲三代聖賢之旨盡於昔儒之論說惟在躬行而已晚年取平生所作聚而焚之故無所傳於後云（參史傳太倉州志）

王先生育

王育字子春號石隱太倉人家貧好學少爲醫與桴亭友講肄有得著有易說尙書說詩說祫祀宗會禮說文論正斯友堂日記詩文鈔陸清獻見說文論正稱其致力最深能成一家言（參太倉州志三魚堂筆記三）

郁先生法

郁法字儀臣太倉人明諸生聞梓亭確庵諸人講程朱之學慨然慕之家有樓曰靜觀迎州學官文介石講論其中會者常數十人學期經世著有商史及思治錄二書以治本在學校人才風俗胥繫於是貽書梓亭欲準今酌古使學宮之講習卽備朝廷六部之職業師門之授受卽爲鄉國五教之儀型梓亭深契之同時相從講學者有曹煒曹鈐錢墀夏有光王發祥之屬皆同州人煒字暉吉鈐字尊素墀字人表佐梓亭輯儒宗理要著有四書講義日省錄夜游集有光字玉汝武舉從史可法軍揚州破後歸確庵稱其講論精切發祥字登善順治十二年進士官至湖北提學著有研園集參太倉州志梓亭遺書論學酬答

文先生祖堯

文祖堯字心傳號介石呈貢人崇禎中以明經官太倉州學正在任十餘年能舉師儒之職頒諸生爲學日程以聖賢之道相勖勉鼎革棄官居僧舍與梓亭確庵諸人講學不輟推爲祭酒久之始歸滇道卒門人私謚曰貞道先生建祠學宮參太倉州志

陸先生元輔

陸元輔字翼王嘉定人黃陶庵弟子博文樸行家多藏書陸清獻官嘉定每借閱罕見之本與梓亭論道梓亭稱其邃於理學婁水之間並稱二陸參三魚堂筆記梓亭文集

吳先生素貴

吳素貴字白耳如皋人明諸生與梓亭先後受經於趙樽匏之門初未識面聞聲相慕具書迎梓亭渡江講學未往錄思辨錄數十條貽之先生具爲條對尋攜二子來訪梓亭贈序一篇稱其內以格致誠正之功治其心外以五經六藝之學教其子弟

確庵亦時與書札往復論學勉以反躬實踐蓋以先生有大志喜交游慮其涉明末結社標榜之習也參梓亭年譜 文集論學酬答 安道年譜

顧先生炎武 別爲亭林學案

歸先生莊 別見亭林學案

高先生世泰 別爲二高學案

惲先生日初 別見二高學案

蔡先生所性

蔡所性字仲全武進人通五經不干進讀二十一史兩年而畢天文厤數律呂洪範皇極壬奇之學不由師傳而悟喜觀先儒語錄與同邑馬一庵升書研理學訪梓亭於婁東婁東諸賢皆傾歎歸以絕學自任聚友講五經同異一時人士樂與之游梓亭謂其性情作用似邵康節其讀易書難讀難書易又似蔡西山云參梓亭文集

馬先生負圖

馬負圖字伯河號一庵武進人明諸生鼎革棄舉業奉母避居滆湖西業醫以養與族弟拔萃共砥學有成學以朱子爲宗兼通象數著有傳道篇知非錄戊申劄記律呂解候氣說開方密率法皇極經世說參武陽合志

楊先生世求

楊世求字爾京武進人著有象緯訂象緯考律呂解詩經正始又輯地理書梓亭講學常州主其家共究天人體用之學參武陽合志 梓亭文集

徐先生世沐

徐世沐字爾瀚號青牧江陰人諸生少孤力學篤信朱子切己

反求務歸下學實踐獲交桴亭及無錫高彙旃武進馬一庵往來論學李二曲南來與之深談二曲曰子學篤而行未廣則答曰先生行高而學不醇其不苟同如是所著四子諸經之說統名曰惜陰錄其大旨以爲聖賢之學隨知隨行若知而不行雖讀盡十三經二十一史徒敝精神其光陰可惜也游京師見知於安溪李文貞公當湖陸清獻公陸公錄其四書中精要語爲之跋後推挹甚至卒年八十三召其老友陳克艱與訣遺命勿作佛事克艱亦從桴亭游參雷翠庭撰傳

附錄

陸稼書曰徐子深痛舉業之驅人入鄙欲學者從事於聖賢之道而勿務空知其旨與曾子之尊聞行知董生之正誼明道相爲表裏豈非喫緊爲人者歟學案小識

雷翠庭曰儒者於學術異同非模棱兩可則有爭氣焉先生無是也斯其爲篤信好學者歟同上

清儒學案卷四終

清儒學案卷五

天津徐世昌

楊園學案

楊園自言爲學次第初自陽明入後乃專宗程朱游蕺山之門著籍爲弟子而宗尚實不同故有粹言之輯然推崇靡間言必稱先師與語水交密而闇然不與同聲氣三魚近在鄉里幷未謀面特立獨行明粹誠篤有序有物其言殆兼之述楊園學案

張先生履祥

張履祥字考夫號念芝桐鄉人居楊園學者稱楊園先生九歲而孤甫冠又遭大父及母喪刻苦勵學崇禎間復社方興各立門戶先生慨然曰東南壇坫西北干戈其亂一也補諸生以鄉

試至杭州見黃石齋戒毋近名先生與同里顏統錢寅海鹽吳蕃昌等以文行相砥最甲申與寅至山陰謁劉念臺遂受業焉旋聞京師變縞素不食攜書笈步歸時先生年三十四矣自後棄諸生隱居教授先生學初自陽明入後讀小學近思錄有得悟其失及謁念臺歸肆力於程朱之書覺念臺所爲人譜於程朱猶有出入乃輯劉子粹言於師門有補救之力晚評陽明傳習錄條分縷析詳揭陽儒陰釋之弊絕不稍假借懲講學標榜之習來學之士於授讀外未嘗納拜一以友道處之嘗言貧士不免飢寒宜以教學爲先務凡人只有養德養身二事教學則開卷有益可以養德通功易事可以養身門人請業必令讀小學近思錄及顏氏家訓又令各書白鹿洞規揭於座右並與講呂氏鄉約所著願學記有云祖述孔孟憲章程朱初學備忘有云志存西銘行準中庸乃自道其爲學之宗旨也亦重研求經濟每令門人讀唐陸宣公宋李忠定公奏議耕田十餘畝草履箬笠提筐佐饁播種收穫在館必歸躬親督課嘗曰人須有恆業無恆業者始於喪心終於喪身許魯齋謂儒者以治生爲急治生尤以稼穡爲先能勤稼穡則無求於人無求於人則能立廉恥知稼穡之艱難則不妄求於人不妄求於人則能興禮讓廉恥立禮讓興而人心可正世道可隆矣先生踐履篤實學術純正大要以爲仁爲本以修己爲務而以中庸爲歸康熙十三年卒年六十四著有願學記讀易筆記讀史偶記言行見聞錄經正錄初學備忘近古錄訓子語補農書喪葬雜錄訓門人語及文集同治十年從祀文廟

備忘錄

大學言心不言性故序文言性中庸言性不言心故序文言心
朱子憂天下來世之心切矣此意本之孟子讀告子上篇其義
自見釋氏離性而言心故流於猖狂自恣離心而言性故至於
空虛寂滅

儒者起腳第一步是仁以爲己任然後精之以義文之以禮樂
而德成行立矣否則雖能自好不免爲硜硜小人也

看築牆深得夾持之義聖賢教人無他用力只是內外交養而
已夾持得不滲漏方不走作

三風十愆俱以敢有二字發語可知根本只一肆字故程子曰
敬勝百邪

讀朱子答何叔京書言其從容和易之意有餘莊整齊肅之功
不足所存不主於敬若存若亡不自覺其舍而失之深有警於

心自思學之無成正坐此患書於座隅常目在之庶其有改
人皆知作家計須苦喫苦撐不知讀書學問與夫立身行己俱
不可不苦喫苦掙朱子謂孟子一生忍飢受餓破得枉尺直尋
四字且思吾人於道理上能掙進得幾分否動輒怨天豈不得
罪於天尤人豈不得罪於人

吾人一日之間能隨時隨事提撕警覺便不到得汨沒當睡覺
之初則念雞鳴而起爲善爲利之義平旦則念平旦之氣好惡
與人相近否日間則念旦晝之所爲不至牿亡否以至當衣則
思不下帶而道存之義臨食則念終身不違之義及暮則思嚮
晦晏息之義以及夜以繼日記過無憾之義如此則庶幾能勿
忘矣乎若其稍忘即當自責自訟不已

今人說到躬行便有忽視之義曾不思夫子猶以躬行君子未

之有得爲病孟子稱堯舜然必曰入則孝出則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門如何輕易看得

世儒功夫只說求心至於威儀容貌言語行事概以爲外而不知檢點此禪學阬阱人皆習而不察也有諸內必形諸外威儀容貌德之符言者心之聲行者心之跡何往而非心者外此而求心空虛寂滅而已矣一部論語都從謹言愼行動作威儀處言故曰博文約禮曰無行不與顏子問爲仁之目亦就視聽言動示之聖人豈不欲人做向裏工夫者乎何弗思之甚也世方惑此不鄙爲粗淺則以爲假竊可歎已夫

除卻庸言庸行更無性命之理今見高明者既遺日用事物而別求一種學問其稍務踐履又不免闖茸鄙瑣無超然之意好朋友眞不易得也

平生高談性命只就庸言之行庸行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處做功夫已不能庶幾萬一何況其他要之性命之理豈外乎此

天地生物於此有餘必於彼不足鮮得其全生人亦然學問之道惟在取人之有餘補己之不足始無偏蔽之患凡是矜己所長傲人所短由於不好學耳

示學者　愛身父母惟其疾之憂敦不非由外發憤忘食樂以忘憂日鑠我也力學爲守守身守之本也　修身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　仁義禮智知其所無月於人以爲善　四者事實相因義祇存乎愛身而已修德所以愛身也力學所以修德也親賢所以成學也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揭之座隅常目在之

示學者　一曰辨心術邪正義利之類　一曰明義理讀書窮理　一曰治

性情剛柔過不及已上敬以直內事　一曰正容體九容　一曰謹言語　一曰愼事爲　已上義以方外事　學者辨心術是始初第一事然功夫緊要全在明義理治性情存養以是省察克治亦以是二者得則大本已立大本立則動作威儀應事接物略加提撕檢點可已

讀書大忌一曰文弱一曰嬾惰二者勤事則無之　一曰矜驕一曰自是二者謙讓則無之　一曰虛無一曰飾詐二者誠實則無之

朱子精微象山簡率薛胡謹嚴陳王放曠今人多好象山不樂朱子於近代人物尊陳王而絀薛胡固因人情便簡率而苦精詳樂放曠而畏謹嚴亦緣百餘年來承陽明氣習程朱之書不行於世而王陸則家有其書士人挾册便已淪浹其耳目師友之論復錮其心思遂以先入之言爲主雖使閒讀程朱亦只本王陸之意指摘其長短而已誰復能虛心篤志求所謂窮理以致其知踐履以敏其行者此種習尚不能不變竊憂生心害事之禍未有艾也

濂溪明道之書陽明也理會一過卻只長得他一邊見識而已伊川考亭則有意與之爲難故一切以己意排擊而不必當其情實所以深惡之者何濂溪明道之言寬大儘可從他假借伊川考亭之言緊嚴假借不得所謂罪我者其唯春秋也

姚江良知二字特其借用名目其意只欲佐成直捷徑情之說耳因孟子有不學而能不慮而知之語故借之作證實未嘗服膺孟子也

延陵同學語予曰先師於陽明雖瑕瑜不掩然未嘗不深敬而子何疾之深也得毋同異予曰何傷乎孔子大管仲之功而孟

子羞稱之彼一時此一時道固並行而不悖也

人與人相依而立所仗者忠信而已若內不見信於家人外不見信於邦國雖天子不免一夫之目故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

爲學最喜是實最忌是浮記曰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忠信只一實字故敬曰篤敬曰篤信曰篤行好曰篤好無所往而不用其實也其爲人也厚而重君子之徒也本於一實其爲人也輕而薄小人之徒也祇有一浮程子曰未有不誠而可以爲善者也

守本分三字淺言之鄉里恒人優爲之若推其極雖聖人不過是也蓋天生蒸民莫不具性分之所固有自天子至庶人莫不有職分之所當爲能盡其分守而不失聖人何以加不悶二字其義亦深安土樂天不悶之謂也遯世無悶不知不慍樂在其中不悶之謂也程子宜其亟稱之歟

不妄爲一事不妄交一人不妄受一錢其人便有身分

一有所隨則心知百體皆因所隨而變正則吉不正則凶隨之初九曰官有渝貞吉言始之不可不慎也

論人不可不嚴取人不可不恕如夫子於臧武仲孟公綽冉求諸人平日謂其要君不可爲滕薛大夫甚至欲爲鳴鼓之攻至論成人則曰知曰不欲曰藝未嘗不各有所取也想見夫子當局用人無不如此蓋惟論之嚴故人得其實取之恕故用盡其才聖明之主陶鑄一代人物只此機軸而已

我平生特惡炫已長而彰人之短炫已長近於無恥彰人短近於小人不樂成人之美

聞人之美而疑聞人之惡而信與人同處見其過處不見其是處皆由於存心之薄君子不如是也

聖賢說善字多不下註脚唯孟子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下交說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天爵章說仁義忠信樂善不倦兩處然則所謂善者非他仁義而已矣今之所謂善者吾不知之

人言耕讀不能相兼非也人只坐無所事事閒蕩過日及妄求非分營營朝夕看得讀書是人事外事又爲文字章句之家窮年累歲而不得休息故以耕爲俗末勞苦不可堪之事患莫分心若專勤耕桑以供賦役給衣食而絕妄爲以其餘閒讀書修身儘優游也農功有時多則半年諺曰農夫半年閒況此半年之中一月未嘗無幾日之暇一日未嘗無幾刻之息以是開卷誦習講求義理不已多乎竊謂心逸日休誠莫過此

季心亟稱許魯齋學者以治生爲急之語謂後世學者不可不知此義或者乃以謀道不謀食爲疑貧士無田不仕無祿復欲諱言治生以爲謀道是必蚓而充其操者也特爲錄出以告同志以見古之人有言之者

願學記

克已者克其有物之已也引於外者爲聲色貨利據於中者爲意必固我皆足害其心之本然自非痛加懲艾有以拔其本而窒其源則日用之間不能使之無緣所居所習而長其爲心害蓋有不可勝言者然從末流而治之則又有破屋禦寇之患是唯主敬以直其內徙義以方其外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凡以此也

存心者存其固有之良心也其端爲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其事爲君臣父子昆弟夫婦朋友自灑掃應對進退以至位天地育萬物無非是也放此之謂放其心而不知求失此之謂失其本心至於梏之反覆不足以事父母不足以保妻子其違禽獸不遠矣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惟此功夫最爲喫緊

人之一身百凡動止皆有心爲之惟呼吸無心爲之無心而自然者天地之功用有心而後然者聖人之德業

德之盛者才華必斂草木花大則實不蕃五穀花最細實頴實栗千斯倉萬斯箱人非此不養俗非此不阜百果草木孰有尊於是否物理亦自如此

訓子語

凡做人須有寬和之氣處家不論貧富亦須有寬和之氣此是陽春景象百物由以生長所謂天地之盛德氣也若一向刻急煩細雖所執未爲不是不免秋殺氣象百物隨以彫殞感召之理有然天道人事常相依也刻急煩細與整齊嚴肅不同整齊嚴肅是就紀綱名分而言凡尊卑大小親疏內外截然不可假易是也正如四時寒暑節序各殊而元氣未嘗不流行於其間也

大凡人之心想多只向好底一邊希望至於老死不已貧想富賤想貴勞想逸苦想樂轉轉憧憧無所紀極且思天下豈有人人富貴逸樂之理亦豈在有我盡受富貴逸樂在人盡受貧賤勞苦之理妄想如此是以分內不思省宜其禍患猝來不意也天地間人各有分內當修之業當修不修缺失不知幾何念及分內所缺所失自不得不憂自不得不懼知憂知懼尙何敢肆

意恣行以取禍敗故曰君子安而不忘危治而不忘亂存而不忘亡此心自幼至老何可一日不慄慄持之乎

人心不仁之機日長一日世上不仁之事代多一代富不如貧貴不如賤非激論也子孫苟能耕種讀書識義理免飢寒使家風不替可謂善述矣仕祿非所當急嗜進恣求獨不念家族乎

文集

與何商隱書

承諭頭腦之說弟陋何足以知之問及此又不敢不粗舉眇聞率爾以對論語一書謹言愼行爲多不亟亟於頭腦也顏子所述善誘之功則曰博文約禮而已他日所請爲仁之目則曰非禮勿視聽言動而已竊意此卽所謂約禮之實也博文約禮三千之徒莫不從事於此非獨爲顏子教也曾子所示一貫之旨則曰忠恕而已子思受曾子之學者也中庸所述與論語曾子言如合符節故曰忠恕違道不遠孟子傳子思之學者也其言曰居仁由義曰求放心其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者卽求放心之謂也求放心則中庸戒愼恐懼之謂而論語曰省其身如臨深淵如履薄冰之旨也仁義二字論語未嘗並擧見於易傳則有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見於中庸則曰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則亦夫子之言也至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强恕而行求仁莫近則與曾子子思先後一轍矣三代而下在濂溪則曰主靜立人極在關中則曰知禮成性在程門則曰敬義夾持曰存心致知曰理一而分殊在朱子則曰居敬窮理要而論之豈有異哉居敬所以存心也窮理所以致知也惟居敬故能直其內惟窮理故能方其外惟內之直故能立天下之大

本惟外之方故能行天下之達道然居敬窮理又非截然有兩種功夫也博學審問愼思明辨是爲窮理其不敢苟且以從事或勤始而怠終及參以二三卽爲居敬故又曰學者用功當在分殊上其曰知禮成性卽約之以禮之謂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皆天理也故曰禮所生也三百三千皆所從出也所謂分殊也其曰主靜立極者定之以中正仁義而已仁義而不軌於中正則仁之或流於兼愛義之或流於爲我而入極不立矣禮以敬爲本敬則自無非僻之干人欲退而天理還矣欲退理還則終日言言其所當言終日行行其所無事而靜矣故又曰無欲故靜然則茂叔子厚雖不言主敬而敬在其中矣由是而上質之鄒魯豈不同條而共貫哉象山教人以擴充四端以孩提知愛稍長知敬爲人皆堯舜學者先立乎其大則小者不能奪未嘗非孟子之指但孟子之言心有等有殺之心也故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恩及禽獸功不至百姓以爲失權度之甚又曰聖人人倫之至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象山信其心知而謂本四端以行卽堯舜所行不過是夫惻隱而無權度則其弊恆至摩頂放踵而爲之羞惡而無權度則其弊恆至拔一毛而不爲故窮理爲要也苟理明而義精則或出或處或默或語皆將合乎規矩方員之至而時措之宜矣象山黜窮理爲非是欲舍規矩而自爲方員也正使離婁公輸子復生有難任其目力者矣知其理之一而不知其分之殊所由流入於二氏而其勢不可以止也若下此以佛老之眞剽吾儒之似以文其奸言遂其無忌憚者又無論已近世學者祖尚其說以爲捷徑稍及格物窮理則謂之支離煩碎夫惡支離則好直

捷厭煩碎則樂徑省是以禮教淩夷邪淫日熾而天下之禍不可勝言記曰直情而徑行者戎翟之道也世儒動稱孟子直捷簡易夫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義路也禮門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門非孟子之言乎抑何不思之甚也然則吾人學問舍居仁由義四字更無所謂學問吾人功夫舍居敬窮理四字更無所謂功夫凡先儒之言若志伊尹之所志學顏淵之所學若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若以興起斯文爲己任種種道術舉不外是矣夫居敬窮理之方朱子以其躬行心得者諄復言之至詳至備矣吾人遵而守之日夕從事於此則亦可以有獲矣入門而升堂而入室循之其有階導之其有相也或者信之不篤不免徙倚於歧途志之不勇不免徘徊於方軌以至日暮途遠進退失據耳今日朋儕中攸好之深矢志之果如仁兄者蓋已不多矣生平所致力於六行之修者豈非仁義之事其事之克修豈非本於仁義之心哉本仁義之心以力行仁義之事所以立人之道者豈有他哉而更欲頭腦之是求古人騎驢覓驢之喻是之謂矣特患居敬之不熟則有或得或失之憂窮理之未精則有或然或不然之慮要亦無他道也有不熟則勉進於熟而已有未精則勉求其精而已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九州萬國而統於一王千流萬派而歸於一海千紅萬紫而合於一太極故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而非仁也仁人心也義人路也源深則流長根凝則實茂清明在躬則志氣如神平日功夫惟在涵養其本原以爲制事酌物之主朋友講習養也獨居思索亦養也讀書考究養也飲食動作亦養也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如伏雌之抱卵其事不

舍其進不銳如日月之貞恆修其疆畔時其耔耘如農夫之力穡而後可致其精也而後可幾於熟也必若先儒云滿腔子皆惻隱之心盎然若太和元氣之流行於天地間必若先儒云惟我之權度精而不差截然如萬物之各正其性命子思所云擇善固執孟子所云深造自得其或以此也歟夫學問者將以盡性命之理也苟不本於天之所賦物之所受非學問之正也安可使之有兩截乎事物者身心之準則也苟事至物來而處之不當其分正身心之病也安可視之爲兩途乎自世儒以在物爲理處物爲義之言爲不然而體用內外始判而二之矣自世儒不明於動靜不失其時之義而以墮黜聰明爲靜不明於心存斯是敬之義而但以嚴威儼恪爲敬而人倫庶物之外若別有一種學問矣夫事物之不能不日至者勢也迎之非也拒之亦非也以其皆不免於自私而用智也非順應之道也無事則讀書讀書者所以維持此心而不使其或怠也非以務博也默坐則思索思索者所以檢點此身而不使其有闕也非以耽寂也事至則泛應泛應者所以推行天理於事事物物而不使其有過有不及也非以外馳也無眾寡無大小無敢慢則一矣無有事無事無有人無人無敢慢則一矣天壽亦一矣死生亦一矣然則仁兄所憂心之粗而氣之昏者或恐不一之故未必皆不能讀書之故也上蔡誦史不遺一字程子責其玩物喪志上蔡面赤程子曰此卽是側隱之心由是思之讀書只工夫之一種非不能讀書便無工夫也惟讀書爲得益之易故以爲先務耳然卽讀書而論亦不可不一矣耳目一則心志專而義理純熟雜則意分而氣散卽日力亦有所不給矣夫

數學至康節非小道也程朱已能得其概然不以學而竟忘之曰吾所知者惠迪從逆而已吾人聰明不逮古人甚遠約之使歸於一猶懼不克遂其初志況敢旁搜而遐覽乎夫孟子之言暴其氣者非獨應事酌物言語動作之間與夫喜怒哀樂之感也書亦一物也讀之亦一事也物至而人化物滅天理而窮人欲惟讀書亦有之故敬之道不可須臾舍也顏子惟敬之純熟故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孟子之睟面盎背四體不言而喻此物此志也

答屠子高書

日承下問格物之義竊詳來教非由經文本有可疑或者我兄平日於物之一字未之體當親切故有推而遠之之疑也吾人自有生以來本無一刻不與物接大而君臣父子小而事物微細無非物也則無非我性分之所固有而不可辭者故曰萬物皆備於我有是物即有是物當然之理惟聖人爲能先知先覺而於人倫庶物莫不各副其當然之則下此即不免仁者謂仁知者謂知百姓則日用而不知而一身之喜怒哀樂與夫視聽言動無往而得當其可矣是以學者始事在即物以窮其理窮一物則知一物窮物物則知物物馴積漸致以至於無所不知而吾德之明者始無不明矣正如火之德本明而非麗乎物則亦何以見其光哉近代釋氏之說亂於吾儒之書於凡人倫庶物一切視之爲外遂離物而求其所爲惺惺者昭昭者雖其清淨寂滅之餘胷中不無所見然未有不陷於一偏舉此遺彼而於大中至正之矩終以有乖也今且以中庸之義通之明善者即致知之謂也擇善者即格物之謂也博學審問愼思明辨四

者卽格之之事也抑非特學者舍是無所用其力也雖孔子好古敏求孟子深造說約亦若是也來教隨處體認力行力行自屬心正後事陽明以爲善去惡是格物非也隨處體認天理甘泉嘗有是言然不免有病要惟程朱之言無病耳仁兄但本程朱之意於日用之事凡身之所接無不審察無不研求勿厭煩瑣不求近功久久熟落當有自得之効不覺其若氷之釋而凍之解也廿三日之會不審弟可不出否舉會亦一物也見得思義久不忘固爲是物之理不特此也凡與會之人細及期約地所酒饌平色人舟之類無不在所當格推之物物皆然若有一知之不明卽有一行之不篤竊謂吾人自始學以往至於義精仁熟只是格之精熟故能知之精熟故能行之精熟兄虛懷好問率其妄測之見如此

答沈尹同書

大學中庸二書所以開示後學者至詳且切矣大學之要在於致知誠意中庸之要在於明善誠身而其求端用力之處一則曰格物一則曰擇善而固執之要之非有二也擇善卽格物之謂知至則明乎善矣意誠則誠乎身矣知至意誠而德明矣明善誠身而性盡矣始於擇善終於止至善而所以齊家治國平天下與夫位天地育萬物者舉不越乎此矣然則吾人日用功夫止有庸德之行庸言之謹內省不疚無惡於志而已此誠意之事也其致知格物之事則博學審問愼思明辨者是也自後儒分尊德性道問學爲二事而格致之說紛若聚訟以愚測之亦於朱子之說或未能詳考耳其語格物者曰或考之事爲之著或察之念慮之微或求之文字之中或索之講論之際噫盡

之矣今之論者舉其一而遺其一相誹詆相附和率以己意之所嚮者主之奴之而不虛心平志以求夫理之至當宜其輾轉沿習而學術遂爲天下裂也夫所以致知而明善者將以誰爲乎誠爲人也則急急乎暴揚標異以冀天下後世之見而聞之也無惑也誠爲己也則反求之身遯世不見知焉可也此大學於誠意一篇分別君子小人而言之而中庸於次章素位章末章對舉君子小人而言之也蓋爲己則必閫然必愼其獨必居易俟命君子所以爲中庸也爲人則必的然必揜其不善而著其善必行險僥倖小人之所以反中庸也外此則行不著習不察之人而已矣然而夫婦之愚本其好惡之良多有不違於道之事若小人之無忌憚必至於無所不至雖有忠孝廉節之行斯亦巧言令色穿窬之盜之類而已使其著書立說斯亦率獸食人人將相食之類而已吾人今日讀古人之書被儒者之服其於夫婦之愚不肖既已有間若夫本於的然而極於無忌憚則凡賢知之過皆將不免於此而所當切己自省者也所謂戒愼恐懼者也然則舍卻下學爲己更無學問之可言者矣更無功夫之可事者矣至於上達天德則徐以俟之而已非可以意計懸度也先難後獲焉可也董子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學者始初一念若從功利起見早已走入小人門徑矣

答姚林友書

辱問程子主一之說誠不足以知此或者不二之爲一不遷之爲主若一心之中天理與人欲互勝而互負則必至於一身之間動靜不相得言行不相符始終不相應常變不相準昭昭冥

寃不相合此皆不一之端也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孟子曰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學者於此入門功夫辨得界限分明從而兢兢自持必使日用之間存心應物要皆出於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私得而間之方爲得其主而食息寢興恒於斯顚沛流離恒於斯獨寐寤歌恒於斯朝廷軍旅恒於斯然後無所往而不一矣一則誠矣乃其慎獨之功則卽此辨之不敢不早與夫持之不敢不兢兢者此也假如吾人今日讀書一心於學問一心於仕祿此心固已二矣究竟心豈有二用一長則一消輕重進退勢所必至推其欲之至極至於違禽獸而不遠雖有不甚遠而天理間發亦不過小人揜著之心勃然一動而其後卒歸於似忠信似廉潔而已所以此種學問決須洗心滌慮徹底澄清從頭做起方有向上頭路如鼎之初爻顚趾出否而後可致烹餗之用若一向和泥帶漿不清不楚雖加以五味之美徒增穢惡耳豈得而飲食之哉先儒有言舉業之事不患妨功只患奪志今爲諸生所望惟一舉及一舉之後所望又將不止於此人情豈有極哉蓋有潛移默奪而不知者孟子矢人函人之辨而云術不可不慎充類而言實有然者古人所以願從志養不欲以祿食原其心豈忍以一身之故儉其親哉出乎此者入乎彼誠有所慎懼耳出處之際古人立身大業所係揚子雲不足論許魯齋吳草廬皆儒林之賢傑也後世不能無以少之況立身未如二子而詭言隨世就功名多見其鄙夫患得失之心而與於無父無君之甚者也然耕田釣魚賣藥卜筮之屬古人於此不過借以藏身至於修身讀書濟世行道之懷未嘗須臾忘也是以天下後世不敢以農夫市井目之不知者

以爲養拙就閒其知者以爲逸民處士君子則以爲依乎中庸
遯世不見知而不悔者也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
蓋於此也不然百畝之畔十室之邑未嘗無人安在少此農夫
市井而愛之重之哉

答顏孝嘉論學十二則

爲學之道始於立志猶射者未發矢而志已及之志大而大志
小而小他日所成無不由是吾人須思天地生我是如何賦畀
父母生我是如何屬望爲智爲愚爲賢爲不肖去取斷然自此
分明矣此志一定便須實做工夫以必求其如我所志而後已
日用之間一切外誘凡可以奪志者力屏絕之如耳之於聲目
之於色口之於味鼻之於臭四肢之於安佚之類固有不知其
然而浸淫入之者惟有猛提此志一發深省曰吾志如何而以
是自喪乎則於學也將有欲罷不能者矣

學必以聖賢爲師今人以爲迂子以爲特未之思耳使聖賢之
道而在於此身之外迂之可也孰非人子孰非人臣孰非人弟
與人友思爲人子則求所以事其親思爲人臣則求所以事其
君思爲人弟與人友則思所以事其兄與施其友不然尙可謂
人子人臣人弟人友乎尋此說也不至於無父無君而禽獸不
已孟子曰規矩方員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然則舍聖賢其
何所師哉吾人此際既看得定便是要見賢思齊見賢思齊便
是要見不賢而內自省此身在天地之間不是上達卽下達無
有中立之理纔欲善斯可矣便已是自暴自棄孝經曰天地之
性人爲貴又曰父母生之續莫大焉其何忍於陷溺也

吾人生於天地之間當爲可有不可無之人以一家而論一家

不可無一鄉而論一鄉不可無以至一國天下皆然所謂其生也榮其死也哀方不負父母生我之意今人志卑氣弱說及此際則以爲必非人之所能爲噫人特不爲耳孟子曰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孔子孟子生於衰周之際何嘗有父兄師友之成就乃孔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孟子則願學孔子遂爲百世之師所謂豪傑之士無文猶興者此也乃孔子所以爲孔子者不過曰焉不學而亦何嘗師之有孟子所以爲孟子者亦不過曰私淑諸人人苟有興起之意而不欲以凡民自處前言往行可以私淑者何限並世之賢可以師資者無窮乘此年富力强奮然有爲何患不到聖賢地位人過三十四十去日苦多不免日暮途遠之憂習染既深又有難以自新之慮若少年未嘗入世即能從事於此譬之以璞玉爲圭璋以素絲爲文繡於

成也何有楊子曰睠顏亦顏徒要在用心剛願賢者勉之

凡人不可以不知勞孟子曰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爲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蓋天之於人猶父母於子父母於子欲其他日克家必須使其苦慣若是愛以姑息美衣甘食所求而無不得所欲而無不遂養成膏粱紈袴氣體稼穡艱難有所不知一與之大任必有不克負荷者矣所以勞苦種種正以爲動忍地也動心忍性所以爲大任地也吾人生此亂世兼以孤苦憂患之心如何不切直須從百苦中打鍊出一副智力然後此身不爲無用外可以濟天下內可以承先人詩曰夙興夜寐毋忝爾所生念此何能不中夜傍徨也昔陶士行日運百甓曰吾方致力中原過爾優逸恐不堪事本朝劉忠宣公教子讀書兼力

農曰習勤忘勞習逸忘惰吾困之正以益之也此意不可不知
讀書所以明理明理所以適用今人將適用二字看得遠了以
爲致君澤民然後謂之適用此不然也卽如今日在親長之前
便有事親長之理處宗族之間便有處宗族之理以至親戚朋
友鄉黨州里無一不然以至左右僕妾之人亦莫不然此際不
容一處缺陷處之當與不當正見人實際學問孟子曰君子以
仁存心以禮存心又曰愛人者人恆愛之敬人者人恆敬之又
曰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未免爲鄉人也是則可憂也
舜之橫逆直從父子兄弟之間起來較之宗族鄉黨其難百倍
然自瞽瞍底豫以至格及有苗無非愛敬之盡處故曰君子必
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無禮也我必不忠中字格及豚魚誠愛
誠敬豈有終不可格之理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願吾黨

從事於斯
世衰道微民彝泯亂邪說暴行比比而是吾人學問之際擇善
不可不精信道不可不篤擇之不精則惑於異說而不能自知
信之不篤則遷於彼此而不能自定究也不免於波流而已見
之明守之固非天下之大知其孰能與於斯非天下之大勇其
孰能與於斯
古人云立身一敗萬事瓦裂言行之不可不愼也年少未嘗涉
事雖有差失長者爲之任過至於婚冠以往則有成人之道當
此一舉一動名教之地分毫得罪不得若不將修己功夫著實
用力安常處順幸而保全過了一生一遇事變便破敗出來到
得破敗時節便高才博學一無所濟顯名盛勢亦一無所濟誠
有所謂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者可哀也矣若此皆緣平時不

能好修故至於一敗而不可抹也子夏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可者不得已而可之之意非謂小者竟可不顧也百行草草大節未有能立者故曰不可不敬也

人不可以無友非不可以無友也不可以無賢友也君子小人竝生於天地之間存乎人之自取而已吾所取君子也其過日聞其德日進其勢不容於不君子吾所取小人也其過日多其德日損其勢亦不容於不小人孔子曰益者三友又曰汎愛衆而親仁又曰無友不如己者示人之意可謂深切矣自家人骨肉而外無在不爲朋友交接之際先須辨別君子小人大都溫而厚者必君子殘而薄者必小人嚴正者必君子柔媚者必小人好學者必君子暴棄者必小人告我以過者必君子導我以慝者必小人辨之既審與君子日親與小人日遠其於學也殆庶幾矣若清濁不欲太分必也尊賢而容衆乎記曰師無當於五倫五倫不得弗親唯友亦然

少年血氣未定無事不可以引其心博弈飲酒之類智者固有不可至若作詩寫字耳目玩好以及間雜書等此於學者日用最近往往不免然亦足以喪志不可不遠先儒論舉業曰不患妨功惟患奪志夫舉業朝廷以之取士士以之進身尚猶苦其奪志他可知矣楊子雲曰孝子愛日陶士行曰大禹尚惜寸陰吾人當惜分陰龜山先生曰此日不再得由此思之此等不獨有所不可亦有所不暇矣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言感物而動以後無日而非習矣一世有一世之習一方有一方之習一鄉有一鄉之習一家有一家之習一人有一人之習習之既深所

性幾乎不可復見所恃以可見者時時發於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從此充而長之便是人皆可爲堯舜處而其所以充長之道全在日用之間操存此心而無使牿亡則自能日生日懋以至於暢四肢發事業而不容已者若其培養此心則讀書之力自不能少吾人讀風雅便覺興感讀春秋便欲謹嚴讀易便思寡過推此以論何書不然古人云非聖之書不讀亦所以愼其習也

爲學只一件事非有歧也今人不知爲應舉者則曰科舉之學爲治道者則曰經濟之學爲道德者則曰道學爲百家言者則曰古學窮經者則曰經學治史者則曰史學噫若是歧乎夫學一而已矣理義之謂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也吾唯從事於我心之所同然修之於身則爲道德見之於行則爲事業發之於言則爲文章事親從兄此理也此義也敷奏以言明試以功此理也此義也中庸所謂溥博淵泉而時出之孟子所謂學問之道無他者此之謂也今人所見差異是以終日讀聖賢書而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宜哉

孝經首章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中庸十九章曰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孟子之四篇亦曰守身守之本也由此思之此身爲父母之身卽當心父母之心行父母之行方可謂之養志卽欲自暴自棄而實有所不敢亦有所不忍矣是以古人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一舉足而不敢忘父母懼辱先也既有辱先之懼則不得不出於立身行道以顯父母之一路況吾幼失父母有力有勞何從而用舍志事而外更無可爲人子之職者今日足下之所爲繼志而述事者學問而已

尊君中道而逝百事不了其外無論一家之勢可謂岌岌矣堂上二大人在足下爲長孫懷中三幼弟在足下爲長兄長孫則有子之道長兄則有父之道承前啟後重大之任全責於足下之一身直須待二十年以後令弟俱婚冠成立然後事勢可定若二十年以內風雨漂搖之懼何日能忘此僕每與胡先生私論及此未嘗不爲之流涕也若足下果能力學則亦無難老者可安幼者可教以至門內之不和者可以致其和外侮之窺伺者可以寢其侮家業不厚何以爲撙節之方世務未達何以爲通顯之道種種處置總不可以無學至於古人所云風雨不動安如山方見負荷之力況自此而外尚有無窮之志無窮之事僕前所云動心忍性生於憂患蓋以此也孟子曰若曾子可謂養志矣乃其言曰士不可以不宏毅又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有冰淵之心而後可爲宏毅之學有宏毅之學而後可以守身可爲繼述可謂不毀傷也矣

附錄

先生五齡父九芝先生授以孝經即能辨音切九齡九芝先生沒居喪哀毀如成人大父晦庵先生乃就鑪鎮設小肆謀薪水母沈儒人佐以紡績撫二孤嘗教先生曰孔孟兩家亦是無父兒只因有志向上便做到大聖大賢汝其勉之先生事大父及母至孝年二十一遭母喪一遵朱子家禮後遇父母忌日輒素服居外寢不飲酒食肉終身如一日（以下並楊園遺書）

案世傳先生生時父夢金仁山來故以命名先生記先世遺事舉九芝先生語但云異日欲其學金仁山不及夢兆

今從之

先生初就傅師餘姚孫台衡同縣陸時雍諸董威年十五補諸生師傅光日光日字明叔深於易主同縣顏統家先生就其塾受業既而光日謂統曰汝與張子相友足矣遂不復詣塾台衡晚遘亂道梗不得歸居先生家久之病卒先生招其子至竭力助之以其喪還葬時雍工詩文尚氣節先生爲之傳董威孝於親嘗舉馬援教兄子書勗諸生以立身醇謹爲本光日嘗曰心愈用愈細愈細愈明先生採入言行見聞錄

先生家貧出客授初館顏統家四年自後館甌山錢飛雪家四年從學者眾每夜更三四番輪侍先生往往達旦不寢館菱湖丁友聲家二年友聲家富值歲飢先生勸令賑邮館苕溪吳子琦家一年復館甌山錢氏二年館爐鎮族兄彬家一年復館統家四年教其子鼎受等儆居爐鎮教授四年令兄子嗣九從學又館甌山錢氏一年館澉浦吳氏一年有澉湖塾約遵大學條目以爲法程館郡中徐氏一年館半邏錢氏八年作遺安堂日課曰讀書寫字記小學並令習定省應對進退之儀館語水吕氏二年作東莊約語先生年逾六十何汝霖吕留良以先生老不當勞其課讀各具脩俸請先生往來講論住留任便先生謂教學爲士之恆業鼎革後棄諸生不赴試蓋終其身於此云

先生取友至嚴交顏統最早亦最篤東南文社方盛各主門戶統語先生毋濫赴先生與統寅及同縣邱瞻錢本一嘉興屠爌王庭李明嘉海鹽吳蕃昌海寧朱一是以文行相砥後又交海寧祝淵同縣邱雲烏程凌克貞海鹽吳謙牧何汝霖秀水吕璜嘉興屠安道歸安沈磊吳江王錫闡後又得吳江張嘉玲姚瑚

姚璉兄弟皆執弟子禮而先生以友待之延瑚教子既復命子維恭學於錫闡學於嘉玲先生晚主呂留良家書中屢稱道及之蓋亦講學之友也

先生少得龍谿集聞陽明良知之說又讀白沙敬軒諸書有志於聖賢崇禎八年先生年二十五朝命以小學頒學宮先生始得讀之又求得近思錄乃覺陽明騎矜無實政宗程朱年二十九始錄願學記年三十作喪祭雜說年三十三輯經正錄年三十四始記言行見聞錄年三十六有讀易筆記年三十七輯農書年三十九先生自言向雖知程朱爲正畢竟於司馬溫公劉元城集著力自是始一意讀程朱書年四十一作初學備忘年四十八補農書年四十九作近鑑年五十始記備忘年五十五作訓子語年五十七輯近古錄年六十二批傳習錄先生欲取朱子文集語類擇其最切要精粹者編朱子近思錄又以有明理學如曹薛吳胡四君子可繼濂洛關閩擬輯四子近思錄朱子文集語類已卒業而未編定薛胡兩家書亦已卒業而未及曹吳兩家皆不獲成書

先生初冠時士大夫服飾詭異巾低至數寸袖廣或覆地狹不盈尺先生倣深衣遺意袂只有二寸冠守舊製或謂何必以衣冠自異先生曰我何嘗異人自異耳生平雖盛暑必衣冠危坐未嘗稍有怠肆之容若有勞役去上衣著最麤麻布衫帽與襪雖甚勞甚暑不去居常几上止置書一册不雜陳披覽稍倦則拱手默坐或徐步課農桑蔬果花藥恆手自料理舟過先人墓必於舟中正立深揖遠數十步始坐喪禮尤詳慎卑幼緦功必素衣冠終其日數赴几筵釋之

先生晚年寫寒風佇立圖自題云行己欲清恆入於濁求道欲勇恆病於怯噫君之初志豈不曰古之人古之人老斯至矣仿佛乎何代之民

凌渝安曰先生於學絕道晦之日獨明心性之故而修身力行以踐其實其於是非眞僞之際辨之明而守之篤

何商隱曰先生懿德醇詣一生授學默默以忠信篤敬孚於人絕不事口耳佔畢言論旨趣之見於筆墨者一一從身心日用間體驗天理民彝以爲立身應事自淑淑人之準非辭章訓詁家所能窺見其一二者故不厭知希切切懼鄰於表暴眞實學也

陳榕門曰楊園先生學術純正踐履篤實伏處衡茅係懷民物立論不尙過高惟以近裏著己爲主敦倫理存心地親師友崇禮讓一篇之中三致意焉讀其遺集不能不想慕其人而歎其未見諸施行也

雷翠庭曰楊園先生接薛胡之學脈契濂洛之心傳實先陸清獻公而眞知允蹈者

唐鏡海曰楊園窮理居敬宗法考亭知行並進內外夾持無一念非學問無一事非學問蓋所謂言有教動有則晝有爲宵有得瞬有存息有養者是也 國朝學案小識

楊園弟子

張先生嘉玲

張嘉玲字佩葱吳江人諸生少有才藻與兄進士嘉瑛齊名執父喪一遵古禮嘉瑛卒并先世八喪力營葬楊園過烏鎭聞而韙之介淩渝安來謁以喪禮十六事相質詰爲弟子楊園嘗稱

其進德剛而求志敏後來所至未可量期以擔荷斯道先生性剛赴鄉試見士子入闈搜檢之嚴曰吾不能受此辱遂去終身不應試呂晚村負聲譽頫視一切先生贈詩有莫教題識是南陽及卻怪羊裘尚博名之句蓋砭之也卒年僅三十有四私謚安孝先生弟嘉瑾亦以孝友稱以下並參楊園淵源錄

姚先生瑚

姚瑚字攻玉號蟄庵吳江人布衣介王錫闡問學於楊園楊園稱其清苦嚴毅又曰攻玉眈於靜坐病在厭動求靜白沙主靜者其詩曰廊廟山林俱有事吾人隱居求志正爲時未見用然守先待後經綸素具亦無一事可略著困學編讀通書參以元會運世之說旨在使人知天命之大原而約之以誠敬由人合天以復其性晚益貧栖老梅下日昃不舉火恬如也弟璉字四

夏同事楊園佐選朱子文集語類擬續近思錄未成楊園歿纂輯遺書

顏先生鼎受

顏鼎受字孝嘉桐鄉人諸生父統爲楊園執友孝嘉及弟鼎孚鼎爵同受業少負異才通諸經游湖南遇吳三桂兵至聞其名欲召爲五經博士逃入衡山易服爲道士事定得歸奉後母至孝楊園集中有與論學十二則姚夏字大也石門人幼受業於楊園楊園少孤讀書於甑山錢氏大也之外家也其外祖母待楊園有恩復授大也學不受修贄以報之楊園卒創輯年譜俞周煒字恭藻秀水人吳曰慶字汝典海鹽人亦同受學曰慶著有物表亭集

案楊園懲講學標榜之風深自謙抑請業奉教者不絕於

門受贄著籍寥寥無幾可載者僅此數人而已

楊園交游

顏先生統

顏統字士鳳桐鄉人讀書過目成誦重然諾見人過不相容論古今得失亹亹見本末楊園兄事之嘗曰交士鳳方知流俗之卑污不失足於周鍾張溥之門者皆其力也勸楊園謁劉蕺山從之及卒楊園經其喪藏其遺文子鼎受等皆從受業以下並參楊園淵源錄

錢先生寅

錢寅字字虎桐鄉人幼孤自總角與楊園同學雅自期負及長同造山陰受業於蕺山之門蕺山稱其質近自然自是操履益謹世亂而不廢學楊園嘗持論謂吾不負人人甯負吾先生曰不可是處己以厚而薄待天下之人也我不負人亦不欲天下人負我各以所言質於蕺山蕺山曰張子之言近於責己然不逆詐不億不信而不能先覺終於本體有受蔽處成已仁也成物智也不至人已兩所無負未善也錢子之言近於厚然不欲天下人負我而不求其何以不負終成虛見亦未有以得其不負之實也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上面工夫煞是喫緊煞是滿足非可以議論承當也

祝先生淵

祝淵字開美海寧人明舉人篤志於學嘗病中痛氣質之偏克治不力列目自警有犯輒長跪自責聞蕺山以直言被譴上書申論被逮楊園偕錢字虎送之吳門尋解請見蕺山執弟子禮蕺山責之曰爲名乎爲利乎先生悚然及乙酉蕺山將就義復

往山陰見之臨別蕺山問曰今歸將何如對曰得正而斃斯已矣蕺山殉國後先生亦死之楊園會其喪輓以詩曰師門問學吾徒共七尺全歸志獨深猶憶姑蘇終夜雪相期不負季通心

劉先生汋 別見南雷學案

浚先生克貞

浚克貞字渝安烏程人與楊園交最篤嘗言父子兄弟安得人人大中明道伊川夫婦安得人人伯鸞德曜大概中人之性爲多要在處之得其道則天倫厚矣見友不事課授卽不樂曰此貧士恒業仰事俯畜資於子弟猶不失義所授者聖賢之書所講明者詩書之理可以修身可以及人奈何舍此不爲楊園子維恭從受業焉

吳先生蕃昌

吳蕃昌字仲木海鹽人因父麟微明季死難遂絕意仕進師事劉蕺山作日月歲三儀以自範又爲閭職三儀以範其家事所後母至孝居喪以毀卒楊園稱其勇於進德而勸其寬以居之深造自得從弟謙牧字哀仲事母亦至孝以毀卒謙牧子睠淵字元復並服膺楊園之學

王先生錫闡 別爲曉庵學案

何先生汝霖

何汝霖字商隱又字雲耜海鹽人其先育於錢氏從其姓商隱始復何氏隱居紫雲村學者稱紫雲先生績學篤行楊園與論學多深語又稱其歲荒鄙鄉之厚居家奉先之誠當時嘉湖之間稱楊園商隱及浚渝安沈石長爲四先生

沈先生磊

沈磊字石長歸安人事母孝母不御酒肉先生客授於外弟子具時食必先以饋母曰太君食矣乃食講學從游甚盛

邱先生雲

邱雲字季心桐鄉人嘗與楊園論學曰誠意在先致知非祇在書册上求道理人情事物如何不察楊園深然之以爲畏友

屠先生安道

屠安道字子高嘉興人嘗言君子異於小人中國異於夷狄人異於禽獸有禮無禮而已士何可不學禮又言東林諸公大抵重名節然祇數君子餘皆有名而無節

呂先生潢

呂潢字康侯秀水人剛直好義勢利不以動心楊園稱何商隱邱季心屠子高及康侯皆深造自得之君子令子作恭師焉

呂先生留良

呂留良初名先輪字用晦號晚村石門人少負奇質八歲能文及長讀四子書輒心領神悟時陸文霖修社事邀與襄事名流輻集文霖嘗與語曰子是宋人文字宋人議論繁不如漢疏高也答曰憑君漢疏高也須喫宋人議論乃與諸耆儒考訂考亭遺書喟然曰吾道在是奚事旁求嘗謂洛閩淵源至靖難時中絕及萬歷末學益荒雖名公鉅卿爲宗工人望而於是非邪正之歸舍糊塗倘眞僞莫辨遂至國是淆亂神州陸沈故其所論著一以朱子爲歸陸清獻遺之書曰吾與君不同者止出處耳其趨一也楊園主其家數年至晚歲先生與何商隱猶致修脯而不煩以教授楊園歿又共經紀其喪著有四書講義語錄文集皆門人編輯先世嘗爲明室儀賓明亡後棄諸生一意講學

斷斷於夷夏正閏之辨歿後雍正中靖州會靜讀其書而好之
自稱私淑弟子遺其徒張熙勸岳鍾琪舉兵事發興大獄先生
當極刑發冢斲棺其子葆中無黨亦先卒諸子及弟子存者多
牽連重比遺孳遺戍著述銷燬流傳者甚罕

附錄

楊園撰言行聞見錄曰朱韞斯貧甚父病歿呂晚村同其友吳
孟舉爲資送死之具晚村復爲之舉葬事
又曰晚村兄子亮公被禍以死家破與其同母兄念恭各割田
百畝養其兄兄死嘗立嗣久不克葬主亦不立不得祀者十有
九年兄子之柩在荆棘幾不可問晚村閔焉葬其兄嫂求兄子
及兄子之婦之棺祔焉使一子嗣之主其祭祀墳墓
又曰晚村之兄念恭沒二十四年及葬哀泣不已語予曰吾心

志未定所爲多不堪憶人皆目爲棄物先兄獨不謂然戒諭至
於再三又慮傷同氣之好必委婉反覆聽從而後止非獨吾師
實吾知已先兄沒後吾所以待姪愧不如兄之待弟負兄實深
念恭沒時遺孤一歲比長晚村教育同於己子可謂盡心盡道
陸清獻松陽講義聽訟吾猶人也章曰晚村云此章只重本字
不重知字此知字與經中知所先後知字相應與致知知字無
涉人多誤看亂拈因有纏入格物者并有謂格物之物即物有
本末之物者一派謬說其原亦起於新建毀朱子補格致傳而
即欲以衍文結語當之也晚村此一條破明季講學家之謬最
有關係

又顏淵喟然歎曰章曰第一節俗說謂顏子初間錯了工夫與
象山陽明一流懸空解悟的相似此未知博文約禮是聖門教

人一定之法顏子初入聖門便奉此爲規矩也呂晚村謂顏子從來不曾做差工夫首節是讚詞不是悔詞最說得好

又子張問善人章曰明季講家謂千古無踐迹之聖人不踐迹是已知血脈不拘著形迹如異端之以去迹爲教以無善爲宗矣最謬晚村謂如此是入於至惡何善之有快甚

又予欲無言章曰晚村謂此與無隱章最易錯解入異端去聖人因學者徒以言語求此理而不實體之身以故發此以儆之非謂道本虛無有不可說者在也此一條是防援儒入墨之弊看此章者所不可不知

案吳江沈日富撰楊園淵源錄所錄執友顏士鳳以下十人呂晚村不與以當時有所避忌也晚村爲學大指與楊園清獻同出一塗茲於兩家遺書中採輯數條略見其言

行梗概晚村生平承明季講學結習驁於聲譽弟子著籍甚多又以工於時文竿木集之刻當日已爲淩渝安所譏

楊園初應其招秀水徐善敬可遺書相規謂茲非僻靜之地恐非所宜其語亦載在見聞錄中全謝山記其初師南雷因爭購祁氏澹生堂書遂倒弟子籍屏陸王而專尊程朱亦由是起可見名心未淨終買奇禍且益見楊園之特立獨行爲篤然不可及也

楊園私淑

陳先生櫟

陳先生梓

陳櫟又名於上字夔一餘姚人僑居秀水濮院寄籍爲諸生梓其弟也字俯恭號古民初夔一讀楊園訓子語躬行之訪求親

炙楊園者兄弟偕謁姚攻玉與語大悅遂同受業夔一纂集先儒異同求其會歸不喜著述曰所難者躬行曰耳何爲哉俯恭自弱冠志學絕意進取後舉博學鴻詞又舉孝廉方正皆辭不就制行清嚴以崇正黜邪爲己任重輯楊園年譜詩文集自著有四書質疑志仁困知紀疑以下並參楊園淵源錄

范先生鯤

范鯤字北溟海鹽人諸生讀易有得從姚氏得楊園遺稾服膺之佐輯遺書刻行學者稱蜀山先生

邢先生志南

邢志南字復九歸安人諸生初行功過格姚攻玉以楊園書授之遂棄舉業深自刻厲注小學爲四書章圖考經史典制括爲詩歌以便初學

祝先生洊

祝洊字貽孫號人齋海寧人乾隆丙辰舉人篤守楊園之學錄朱子粹語爲下學編又纂淑艾錄晚集禮記說七十卷未及訂正而卒

蔣先生元

蔣元字大始平湖人幼業賈補諸生重輯楊園年譜合諸本訂成一編著有古文載道編喪祭雜說廣人譜救荒書補戰國策編年毛西河集糾謬叢桂堂詩文集

案楊園淵源錄載私淑諸人尚有張朝晉字莘皋徐棖字虞風諸生皆海鹽人周暾字旦雯諸生沈堯咨字飭臣諸生沈德棻字樹馨舉人于文懋字半珊諸生皆桐鄉人錢馥字廣伯陳璋字奉戞諸生皆海甯人李汝龍字海門諸

生嘉興人朱坤字中黃舉人官博平知縣秀水人賀光烈字經三舉人官內閣中書嘉興人光烈字基肇字裕垂進士官新鄭知縣沈昌宇字升伯進士秀水人昌宇弟昌寅字泰叔進士官廣東提學

清儒學案卷五終